

当  
遇上  
农业  
文化反思

协作  
者  
札  
记



当  
文化反思  
遇上  
农业

协作者  
札记





当  
文化反思  
遇上  
农业

协作  
者  
札  
记



# 目录

序一：缘起	8	云南德钦：寻找农耕的多元价值	88
序二：关于西南山地农耕文化的反思	12	云南西双版纳：社区协作者的“有为”与“无为”	120
.....		贵州百宜与瓦窑：参与式技术开发为切入的生态	
<b>初心篇：对生活与发展的冀望</b>		农业经验与反思	148
把农业放回生活中思考	22	广西南丹：从水稻到可持续生活的探索	180
反思生活 反思发展	28	.....	
传统智慧的传承	38	<b>手法篇：转变力量的回顾</b>	
.....		协作者文化反思的能力建设	202
<b>思路篇：理念与框架的摸索</b>		不一样的社区为本调查	226
务虚也务实——当理念成为基本项目手法	48	跨社区交流与社区组织的互相砥砺	240
文化反思分析框架的应用	56	.....	
.....		<b>备忘篇：给社区协作者的提示</b>	256
<b>行动篇：与社区并肩的日子</b>		.....	
贵州黎平：结合经济与非经济动力的探索	66	附录：生态农业与文化视角案例合作伙伴名单	266





## 序一：缘起

林志光 社区伙伴项目统筹

经历一段长时间的酝酿，2016年6月，13位来自不同地区负责生态农耕及能力建设工作的同事，把自己关在昆明翠湖边上一家小茶室的阁楼，经历数天密集的交流，把团队里个人积累的社区工作经验，整合成为机构层面的案例。这是我们10多年以来，第一次进行这样系统性的整理，目的不是为了留下一份历史文档，而是希望藉着这个珍贵的过程，呈现各种农村社区工作手法之实践模式，以及背后的思考，并收集大家这些年沉淀下来的对农村工作的情感。在我们的构想里，这次整理出版，一方面是把大家在农村推动生态农耕的经验，进行理论化的提炼及论述；另一方面是把我们的实践经验工具化，探讨对于怎样结合文化反思的视角来推动生态农耕，开放地提出一些原则、方法与注意事项。因此，这些案例的形成，一开始就结合了实践与反思两面的互动。

这次整理主要是以“故事对话”（story/dialogue method）的形式来开展，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过程本身也是一个自我经验的反思，非常有意义。“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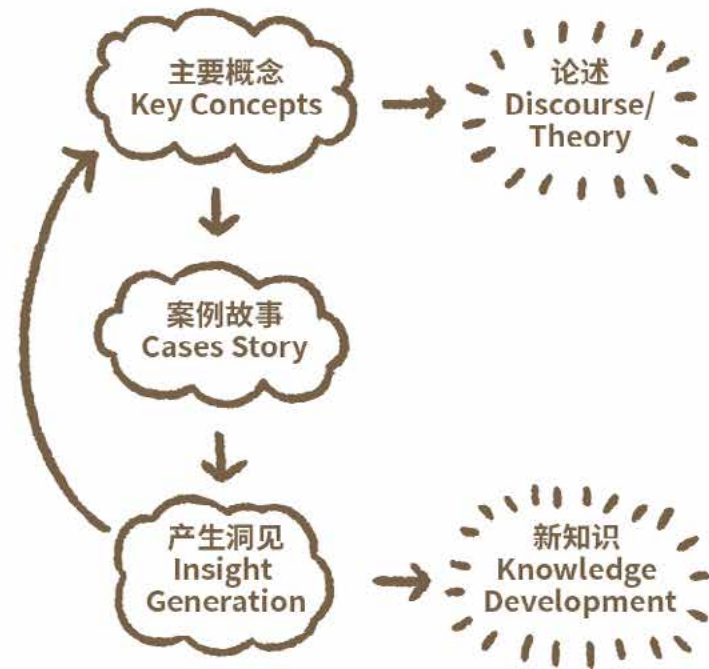
事对话”是常用的经验整理手法之一，比较适用于行动者自身的经验梳理；经选定统一的主题后，以写作坊的形式，由多个行动者口述案例，再由富同类经验的行动者参与整合及提炼洞见。这个过程会按需要反复进行数轮，从而集体产生新的知识、论述、解决方案，或是评估根据。

我们共选出5个推行超过五年的案例，分别由一位直接参与该项社区工作的同事，以第一人角色来讲自己的故事，突出“我”的经历、体会与启发，过程中另外设置数位记录员。记录员有两个角色，既是聆听者，也负责从对话里提炼及记录洞见，剩下来的其他人主要是投入参与对话提问，以及跟自己的经验作对照联想。之后，写作坊的协作者会把提炼出来的洞见作二轮提炼及综合，最后由编辑小组整理文字案例。

与此同时，我们还分别于贵州及广西，回访3个已经撤出5年以上的生态农耕项目社区，了解当地最新的情况及变化，这也是我们一次新的尝试。这些回访案例的补充非常重要，能让我们检视机构的工作理念落实到社

区生活层面的可持续性，让我们长期保持在探索、实践与修正的状态。

本书以我们工作重点的初心和思路为引子，配以行动和手法，对我们 10 多年在“农耕”和“反思”工作进行分析。我们的目的绝不是要出版“工作守则”，而是希望凭借着这小书，让各方朋友可以共享经验教训。



“故事对话”资料来源：

- 1 R. Labonte & J. Feather. A story/dialogue method for health promotion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 1999
- 2 A. Milligan & P. Bongartz. Let's write! Running a participatory writeshop. *Participatory Learning & Action* [], 2010 , volume 61: 201-210



## 序二：关于西南山地农耕文化的反思

郭净

我在乡村开展工作大约在 1999 年之后。因为最先接触到云南藏区，所以看到的是一个并非纯农业的生计系统。站在这个起点上来思考这些年公益界关于农耕文化的讨论，便有些自己的感受可以和大家分享。

先从著名的“胡焕庸线”说起吧。1935 年，时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的胡焕庸发表了《中国人口之分布》的论文，描述中国不同地区人口分布的状况。文中附有一张中国等值人口密度图，他以黑龙江爱辉（黑河）到云南腾冲之间的连线为分界，把东南部和西北部分为两个区域，东南部 36% 的土地，聚集了 96% 的人口；而西北部 64% 的土地，仅居住着 4% 的人口。

这个人口地理学上的发现，并未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失去价值。很多学者都已指出，直到今天，“胡焕庸线”揭示的东西部人口分布规律依然有效。这种人口分布的巨大差异，其实是植根在东西部自然环境和生计——文化系统差异的基础之上的。2010 年，在青藏高原长期从事野生动物调查的美国学者理查德·B. 哈里斯在《消

逝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sup>1</sup>中，仍坚持把这条线作为农业和牧业区域的分界线。

如果我们要更细致地分析东西部环境和生计的差异性，就需要对上述观点加以修正，把广西、贵州和云南少数民族分布的区域，即“西南山地”纳入观察的范围。人们在讨论中国农耕文化的时候，通常会以汉族聚居地区的农业模式作为样板，往往忽视了在这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形态。可以说，横跨黔、桂、滇的西南山地，是介于东部农业区和西部牧业区之间的一片特殊地域。在这片山地，最主要的生计——文化系统，既不是纯牧业和以牧业为主的文化，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耕文化。窃以为，认清这一点，是我们思考西南农耕文化的前提。

西南山地农耕文化与汉地农耕文化的差异，不仅非常明显，而且是本质上的。东部汉地的农耕，在生产方式上以园艺（单一作物为主的精耕细作）和动物圈养为特征，在文化上以儒家伦理作为维系社群的纽带。它的

1 理查德·B. 哈里斯 [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分布范围自明清以来逐渐从东部渗透到黔、桂、滇的坝区，一直扩展到“胡焕庸线”的最南端——腾冲。而西南山地传统的农耕方式，则与当地复杂的生态环境相适应，表现为多种作物混种，以及农业与林业、采集、畜牧、狩猎混融的形态。相比较东部单一种植的农业，西南山地农业的多样性特质显得异常突出。

一个例子是“刀耕火种”。云南大学的尹少亭教授指出，在云南西部和南部到中南半岛北部的亚热带山区，有一个“绵延千里的刀耕火种地带”，有 10 多个少数民族如彝、苗、瑶、独龙、傈僳、哈尼、拉祜等族的生活方式与此相关。用内地农业生产的标准看，刀耕火种堪称粗放原始，然而在这种粗放当中，却包含着尽量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扰动，以及农业与采集、狩猎等多种生计方式融合的智慧。关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刀耕火种逐渐在云南山区式微的原因，尹少亭用长期的调查做了回答：

“刀耕火种是森林轮歇旱作农业，该农业生态系统是否能保持稳定的良性循环，关键在于是否具备能够保证

足够休闲期的林地面积。根据在云南西南部山地的调查，如果人均占有林地达到 30 亩，最低限度不低于 21 亩，那么才能实行正常的有序轮歇，才不致于因为林地的用养失调导致系统的崩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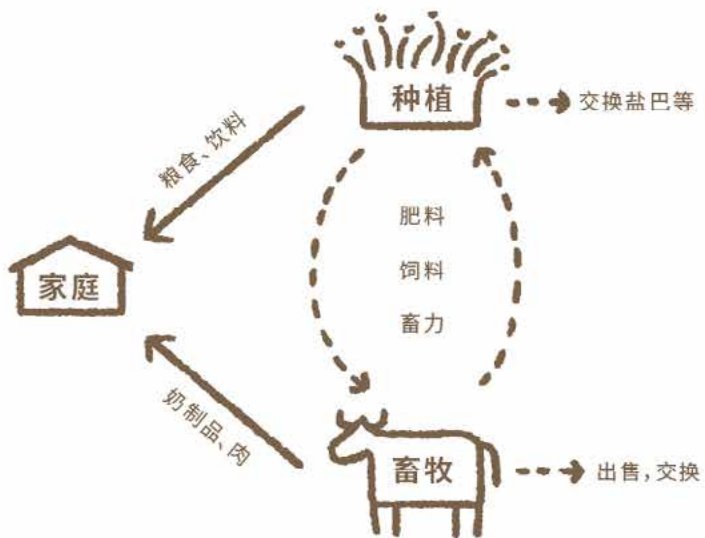
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下，刀耕火种的生产生活方式能够持续。但近几十年人口增长以及内地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进入，是导致刀耕火种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

另一个例子是侗族的农林复合生产体系。据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等人的研究，侗族传统上在林地间采用游耕手段混种各种旱生农作物，如小米、玉米、黄豆、红苕、荞子、洋芋等粮食作物，以及黄瓜、南瓜、辣椒、红萝卜、白萝卜等蔬菜，甚至还混种西瓜、地瓜、蓝靛等各种水果、经济作物药材。与此同时，侗族又把河流、鱼塘、稻田整合为一个“连通器”，在一块稻田中，并生的动植物多达 100 多种，其中包括一些被主流文化视为害虫、杂草的生物，都被作为生活、生产资源而培育利用<sup>2</sup>。

---

2 罗康隆，王秀. 论侗族民间生态智慧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价值 [J]. 广西民族研究，2008 (4).

云南藏族的生计方式则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据笔者调查，在云南德钦县的干热河谷地区，村民们的基本生活完全仰仗于高山水源和林地资源。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生长出了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核心，并兼营采集、林业的生计方式。通过这种“半农半牧”的生活状态，形成了资源和产品的可持续循环：



如果要简洁明了地说明汉地农耕文化与西部山地农耕文化的差别，那我们可以参考哈里斯的说法，即内地汉人所创造的是高度人工化，也更单一的农业，这种农业清晰地将人与自然隔离开来。因此汉族一向缺乏“荒原”的概念，而倾向于把一切“野生的”，都变为“家养”的。近百年来，在东部，人一直在以拓展农业和工业的方式侵蚀荒野，乃至挤占农业生活的空间；密集的村庄和庞大的城市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原野，聚落式的群居生活早已成为环境和心理的沉重负担。相比较而言，西南山地的各族群，创造的是更具野性和多样性的农业，以这些农耕文化为中介，人们既有村落生活，又以放牧、狩猎、采集、朝圣旅行等方式保持着与荒野的亲密关系。

哈里斯在讨论中国对西部的保护政策时，批评政策制定者是站在儒家以及汉地农耕民族的立场上来考虑西部。比如牧场承包、使用网围栏的圈养方式、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都是在牧区盲目推行农业社会的做法。其实在西南山地推行的许多政策，也常常陷入这样的误

区。原因是国家政策的主导，掌握在与全球化更有关联的农耕民族，主要是汉人手中。而致力于在西部开展公益行动的民间组织，也大多来自内地。因此，我们倘若没有花力气去学习地方性知识，去倾听主位立场的观点，就很容易堕入用儒家“园艺农业”的思维对西部进行改造的陷阱。总结这些年的经验教训，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解西南山地农耕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反思自身动机和行为的起点。这种反思，不可能以闭门思过的方式完成，而需要 we 通过与当地村民的互动和相互学习，才能有效。10 多年来香港社区伙伴的工作，尤其是关于生态农业的反思活动，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说到底，我们并没有能力为当地农耕文化的困境找到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解决问题的是当地人自己。我们实际面对的是自身的困惑，面对的是城市、资本扩张所带来的环境和心理冲突。那些走出城市，进入西部乡村的人们，总是抱着一种希望，期待着从野性的世界中汲取生活的力量。

## 作者介绍

前云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民族史博士，致力于文化人类学研究，主要方向为仪式表演、影视人类学、文化多样性保护等。曾为社区伙伴在云南的“德钦文化反思”、“昆明大花苗文化交流”和“广西南丹白裤瑶社区生计”等项目担任顾问。出版超过 15 本著作，包括：《朝圣者》（摄影报告），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9 年版；《仙鹤到哪里落脚——在旅行中朝圣》，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云南纳西族、哈尼族、藏族文化生物多样性社区教育实践》（主编），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6 年版等。郭净与社区伙伴有多年合作关系，也是社区伙伴的良师益友，他在文中提及的西南山地农耕文化的多样性，正是社区伙伴多年工作的方向，希望能通过文化反思视角的应用，理解生态农耕的多元价值。也希望此书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能够为致力推动西部农村生态农业的同路人带来思想的启发与行动的参照。

初心篇

对生活与发展的冀望





## 把农业放回生活中思考

“

结合文化反思来推动生态农耕的工作手法，正好提供一套合适的视角及工作理念，超越传统知识的狭义功能性，不只是为了促进单纯的文化保育行动，更重要是建立决定社区行动背后的内在价值，把生活置于不同年代的社会脉络里重新思考。

”

2002年，我们进入西南这块土地上开展工作。16年过去，国家发展已进入全球化的年代，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局面，农村可持续生活的道路应该怎样走下去？我们又该如何陪伴社区共同探索？

20世纪80、90年代国内的农村工作主要以扶贫及助学为焦点。踏入21世纪以后，农村公益工作的面向呈现得更为多元丰富，从关注生计到关心农村整体生活的伙伴越来越多，生态议题变得更为突出。农耕是农村生活的根基，农民对自身和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呈现在农耕知识和实践当中，这种对农耕文化的思考促使我们选择以“生态农耕结合文化反思”这主题，对机构过去农村工作经验进行整理和提炼，一方面提高我们社区工作的能力，同时，开启与同行的社区协作者分享、交换彼此的经验，巩固生态农耕成为社区可持续生活的重要环节。

## 恢复农耕与生态及文化的联系

农耕不仅为人类提供食物，它同时扮演着人与自然生态之间文化纽带的角色；农耕稳定了人类的粮食供应，提供安定聚居的条件；聚居建立共同生活的模式，逐步形成社区文化，与生态及农耕相互牵结合。农耕因此支撑着农村生活的自给自足，体现多元功能，也具备了传承的功能，为可持续生活提供独特而强大的实践方式。

自12年前，社区伙伴把生态农耕纳入机构的项目焦点，机构对生态农耕开展更全面的探索。在早期的工作里，我们尝试以不同的议题切入，通过伙伴及社区的协力，建立多元动力来推动社区实践生态农耕，包括以生态健康、社区支持农业、参与式適切技术开发及可持续生计等理念来探索。通过这些宝贵的经验，我们发现过于单一化的介入，往往导致项目工作与社区生活产生断层，最终没法把农耕建立为生活的支点。

后来，我们调整策略手法，以恢复农耕与生态及社区文化的关系作为核心，集中以传统智慧为基础，构建

有助于建立社区韧性的本地食物系统，丰富社区对农业生态系统及其文化功能的理解，支持不同人群的生活实践。这段探索的过程，为后来我们把文化视角放回生态农耕中积累了很好的基础，我们的农村工作点普遍传统文化底蕴好，社区感也较强，同时，我们对于协作村民学习本地生态农耕技术的把握也提高了很多，通过交流平台的发展，慢慢启发村民对单一化市场的反思，提高村民对生态农耕的信心与需求。

## 建立行动背后的内在价值

基于机构成立的宗旨，社区伙伴农村工作的重心一直没有离开西南地区。这里生物多样性甚为丰富，少数民族聚居形成多元的农耕生活文化，从古至今，汇聚不同阶段农耕文明并存的特色。这样的格局不断在提醒我们，在社区层面推动生态农耕的时候，不能只看当下的农耕布局及发展状态，也需要从历史与时间的维度去看

农业的变迁，理解农业变迁背后各种因素，包括文化、政策、生态变化等因素，思考现代化与城市化对生活的影响。

我们相信社区是有韧性的，她有能力及机制寻找适合自身条件的应对方法。社区协作者最大的任务是恢复社区公共面向的合作机制，激发社区共同面对外部挑战，并一起把应对方案想出来，并支持他们行动，陪伴社区成长。同时，由于社区处于动态的社会环境中，因此，我们会更多引导大家从历史长远维度去分析，而不是停留在某一个点上去解决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结合文化反思来推动生态农耕的工作手法，正好提供一套合适的视角及工作理念，超越传统知识的狭义功能性。文化反思不只是为了促进单纯的文化保育行动，更重要是建立决定社区行动背后的内在价值，把生活置于不同年代的社会脉络里重新思考，了解现代化观念对农耕文化的冲击，寻找潜在的各种危机感，丰富对农业多功能性的理解。



“

我们不是要塑造一个异域风情的他者印象……我们是在与社区一起做文化反思，但同时也是在做自己的文化反思。

”

### 什么是“文化反思”？

在社区工作的领域里，用上“文化”这个词，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会是“外来社区协作者要对当地文化保持敏感度”。这可是金科玉律：一方面源于对失败案例的反思，诸如出现外来人的宏大设想不为当地群众接受的事例；另一方面，这也是对社区协作者工作态度的基本要求。

同时，在某些特定的领域，例如农耕或生态保育，探寻社区文化有其实际作用。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之下，“文化”一词，通常涉指本土知识、传统知识，或是人们口中的“土办法”。能够在社区项目中用上“土办法”，既易为群众接受，也能善用当地资源，有助做到事半功倍，保证项目手法的適切性和效果的可持续性。

然而，鲜有人把“文化”提出来作为一个领域去加以琢磨。尤其当有人提出以“文化反思”之名的说法，更显得虚无，似乎与“干实事”的社区工作对不上号。

我们得承认，自创“文化反思”这个词，并不太有助



于沟通，既不能把事情说明白，也会因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引起词义上的歧异。只是，当在社区工作中还没有太多人把“文化”提出来讨论，也没有太多的经验积累时，我们也无法找到合适的言词去形容要做的事情。反过来，不如还是通过行动为空泛的词语赋予意义。

从“文化敏感度”到“土方法”，到提出“文化反思”这个词或工作理念，社区伙伴团队走过一段学习和思考的旅程。这一切，似乎应该从我们的初心，探索实现社区可持续生活的道路和方法说起。

## 文化智慧——可持续社区的基石

在跨地域和民族文化的社区工作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不同社区传承着独特的文化智慧。这些智慧衍生于当地独特的背景，并在人与人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指引着人们选择过何种生活，以及如何实践生活。这些世代传承的智慧，造就了社区的韧性，能够与生态环境共

存，致使不少社区立村数百年，纵然曾面对时代的更迭和冲击，仍然屹立至今。

可是，就在几十年间，我们目睹了社区文化智慧在势如破竹的现代化过程中被挤到边缘的位置，也被个人主义、市场模式、消费主义、消耗自然等主流价值全盘替代。无论在城市或农村地区，因着多样文化和地方特色的迅速失落，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单一化，也变得越来越脆弱和难以持续。

因此社区伙伴相信，要重建可持续的社区生活，就要重新认识和欣赏一个社区的传统文化，尤其在农村，社区的智慧和价值实践，往往深植于她的农耕生活中。我们盼望能与社区走过这么一段思考的旅程，在过程中人们得以确认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能够有意识地选择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不同文化的社区对可持续生活有多元表述，展现各种可能性，在相互砥砺之间，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想象。

## “文化”是整全而不可分割的

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什么是文化”？或更确切地说，什么是“社区文化”。一开始，我们或许会罗列一切与当地生产生活相关的事物，从衣食住行，知识手艺、作业模式、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制度信仰等等有形与无形的无所不包。

然而，文化好比一个盒子，里面承载各式各样东西，我们不能把其中一样东西抽出来，用减的方法，就说这代表了整个盒子。可是，当我们打开一个盒子，把里面承载的东西逐一拿出来检视，用加起来的方法，就能让我们说出一个社区的文化是什么吗？

“文化反思”中的“文化”，其实就是这个盒子，它是什么模样，是圆的还是方的呢？是什么颜色、物料和质感？它就是社区文化的核心价值，用以承载文化的组成部分。

而且，这是一个“社区文化”的盒子，它是当地人从他们的祖先手上接过来再加以创新，是当地人在特定

时空里共同记忆、知识和经验的产物。它是每一个人的归属，而每一代人、每一个人对它会有不同的体验和情感，因此要形容“社区文化”这个盒子，社区的成员才是主体，是一个不断表述和确认的过程。

在“文化反思”的过程中，我们重视构成社区文化的所有部分。每一种手艺、每一点知识、每一项仪式或庆典，都有其内在价值，蕴含了当地人的生活智慧和思想情感。这些共同的知识、经验和情感，能够凝聚社区，建立共同身份，并且把人们的心灵与祖先和自然连结。

## “文化反思”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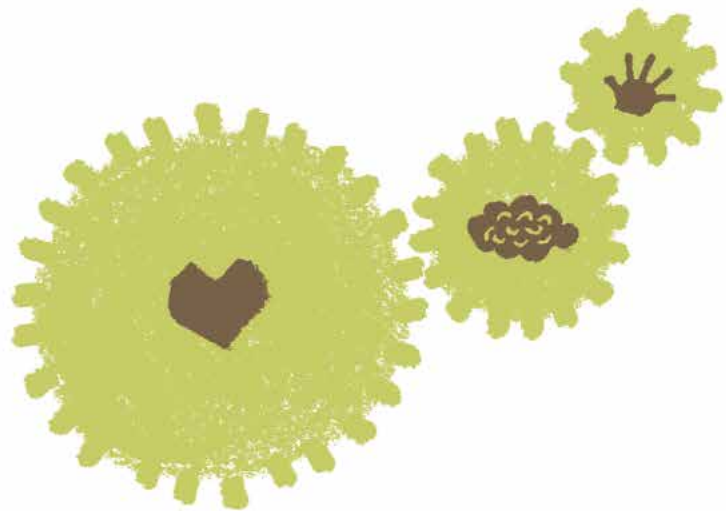
“文化反思”之于社区伙伴来说，不是“为保育文化而保育文化”。文化就像一条河流，不断向前流淌，不断在变化中。它是整体和动态的，我们不能把它约化为单一组成部分加以呈现，或要把它固存在原有的形态中，如果我们追求文化一成不变，那么我们可能只是缘

木求鱼，最终徒劳无功。

社区文化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毋须执着保留文化的“形”不变，重要的是要恢复和强化社区传承文化和学习的机制，使其生生不息。而恢复文化的动力应该来自社区本身，同时以维系社区为出发点，人们将由此心生自豪感和对地方的责任感。

### 新概念——我们眼中的文化反思

通过文化反思，我们希望和社区一起探求社区文化背后的价值观。如果我们能够激励社区重新发现自身的文化，理解深藏在里面的核心价值，从而以此为支撑，在社区发展路向方面作有原则的选择，那就是文化反思。



## “文化反思”是关于过去、现在与将来

“文化反思”也是关于发展观的思考和质疑。无论是传统社区或现代社会，都有一套叙事的方式，用以解释生命的意义：人与人关系的本质、人与万物的关系和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现代主流社会以科学知识和科技的进步，诠释人类的故事，塑造我们的世界观，让我们推崇个人主义，相信竞争、无限增长、人类可以主宰自然。今天，面对众多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和社会问题，不少学者提出，现在应是时候以新的新的视角重看人类社会近 500 年来发展的轨迹，我们需要的叙事方式去理解生命的意义，和看待人类在地球上的位置<sup>1</sup>。

过去西方以工业增长为主导的观念和发展模式，把原住民和传统社区置于边缘的位置。传统社区面临现代化严峻的冲击，这些失落了的文化，不少蕴含人与人、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展现人们对生命意义和生活追求的多元价值取向。我们能否通过“文化反思”，重新正视为现代社会所遗忘的声音，并且从中汲取现代文明缺失了的智慧？

我们需要理解，任何时代、任何地域和社区的文化，都有其正面、滋养生命的一面，和它抱残守缺、颓败的一面并存。我们说的“文化反思”，其实是从自身和他者的文化中，去发掘和确认重视个体、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鼓励社区内人与人的互助、崇尚创造力和自足的精粹。在这样的意义下，“文化反思”在农村及城市社区、主流社会及少数民族社区也是同样重要和适用的。

---

1 David Kortens. A new story for a new economy: to find our human place in a living universe. [EB/OL]<https://www.kosmosjournal.org/news/david-kortens-new-essay-expands-the-human-story>



## 传统智慧的传承

Chatchawan Thongdeelert

“

我们传承什么？如何传承？我们要传承的大概不单是形式，不单是外在的或表面的知识，而是深入到‘核心’的东西。

”

### 传统智慧——初步概述

过去多个世代在漫长岁月累积起来的传统智慧正在逐渐消失。新一代人生活在电视、收音机、录像、报纸、计算机以至互联网的时代，受着西方文化影响。这就像一个风暴，席卷了新一代，几乎无可逃避地将现代化和消费主义带进泰国文化。

不论是大城镇还是深山的小村落，每个地方都产生了这种变化。

父母和祖父母们秉持的文化开始变得过时，日渐不受新一代欣赏，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的情况正在消失。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自然资源减少、人才资源减少、经济崩溃、社会衰弱。这些表示着，以消费主义为轴心的发展模式也正在崩溃。这让社会越来越想选择“社会文化之路”，在各种潮流中最得到广泛接纳的是重视本土文化智慧的发展。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社会投资，能为未来带来自给自足和可持续性。

泰国是一个土地富庶和族群多元化的社会。如果要传承泰国的传统知识，我们要回头再问：

我们传承什么？如何传承？

我们要传承的大概不单是形式，不单是外在的或表面的知识，而是深入到“核心”的东西。

在传承本土智慧的语境中，“核心”是甚么意思呢？

## 有关自然和生命智慧的学习

不同社群在不同地方聚居这一事实很重要。人们依赖的经验和知识是经过多个世代传承累积的。这是有关寻找合适的地方，如何建造房子和城镇，让社群成员能够满足和谐地一起生活的知识。这些智慧包括选择聚居地要有自然资源、水资源和足够的树林；地方必须安全，保障人们免受洪水、风暴和山泥倾泻的自然灾害影响。

故此，那必须是一个好的聚居地，是洪水不及和没有风暴的地方。根据中国的风水学，背后应该有山，前面

应该有河，河的两岸应该是平地或可以耕耘的土地。

必须有足够的土地让人们造田和种植。必须有充足的水给人们日常饮用，更必须有足够的水用来灌溉。树林是“4种生活资源”的来源：用来建造给人们居住避免日晒雨淋的房子的木材；各种各样源自大自然的食材；用来治病和舒缓痛楚的药材；还有用来缝制衣裳和用来制造日常使用的木造器具的植物。

当社群落地生根开始生活后，便开始了学习当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旅程，这学习过程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甚至会持续终生，人们经历着，有时做对了，有时做错了，有时跟大自然和谐并存，有时与自然出现矛盾。

这些真实的生活经验和教训联系起来构成知识的各个部份。

构成传统知识重要基础的那部分知识，是对社群聚居地周边生态系统的深入和细致的认识，是对土壤性质、水、树林、动物品种以及它们跟四季的关系，以及它们带来的变化的认识。

对社群来说，对大自然规律的认知表示他们意识到自

已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必须依赖和支持大自然。社群就像一条鱼而大自然就像水，两者不能分开。

一个社群的信仰系统就是建立在这种对大自然对生命价值的了解和意识之上。这套信仰系统包含了崇敬大自然的哲学和如何使用（来自大自然的）各种东西以及如何治疗疾病。这可以由“大自然众多的灵”的出现看到。这包括水、田园和土地之灵、守护之灵、树林和山之灵以及水坝之灵。如果要使用大自然，就得告诉众灵。

社群每年举办节日向众灵献祭，感谢祂们让社群取用大自然丰盛的资源。社群同时请求众灵宽恕他们侵犯大自然。所有这些都是以一种谦恭的态度进行。这些律法是信仰系统的一部分，并且反映了管理自然的知识，即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和照顾大自然。

## 有关生命的学习和一起生活的智慧

一个社群必须有一个涉及生存和一起生活的方式，像如何互相帮助建造房屋、生产、插秧、收割稻米，还有安排搬进新居时的仪式、新人和僧人出家剃度的仪式、婚礼和葬礼以至功德庆典、寺院节庆和其他聚会等所需的互助。

这种互助是建立在（作为亲人或“像亲人一样”）“互相连系”的基础上的，就像兄弟姐妹那样因为互相尊重爱护而相连那样。社群在其信仰系统内建立了有关“祖父之灵”和“祖母之灵”即一个家族的祖灵的律法。当这样一个家族的成员安排一个庆典或仪式时，他们也得告诉“祖先”。这个家族的每个人都会来帮忙解决问题。即使再没有这些庆典或仪式，这样一个社群的成员还是会每年一起“供奉”祖父母之灵，每个人都会参加这仪式。这是人们见面、谈话、给意见和交换好东西的机会，而他们的关系因此得以加强和发展。

除了祖先是兄弟姐妹（和其他亲人）间互相联系的“轴

心”外，在社群的层面也存在一种让大家感到属于同一社群的信仰，这就是对“村社之灵”的信仰。因此，每个村也同样每年聚集一次，为这些“村社之灵”举办仪式。

### 本土智慧——持续发展的根本

泰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泰国人的传统智慧，建基在于多元化的族群、与大自然并存的生活、对大自然的崇敬和依赖，以及一种简单、自给自足和人们互相帮助的生活方式。

因此，传统智慧的传承必须从自身地区的大自然开始学习，以及当地居民的历史发展，和当中所传承的知识。认识到潜在的本土智慧后，在建立新的事物时，必须同时努力保存和支持这些智慧。更重要的是，当新的东西出现时，必须谨慎选择，确保它们适合自身地区的情况。

把整个国家标准化（“变成单一化”）是破坏不同地区的本土智慧的一个重要因素。把打着“本土智慧品牌”

的产品送到市场去竞争这是绝对没有可持续性，因为它们“形式”会为了适应市场而改变。

本地知识的传承，要达到本地的核心智慧，亦即价值观和“美好的哲学”，我们要支持以具建设性的方法传承本土智慧。才可以带来真正的可持续性。这样通过传统知识和智慧建立一个美好将来的路，才可以得到彰显。

### 作者介绍

Chatchawan Thongdeelert 为清迈社会管理学院 (College of Social Management, CSM) 院长以及泰国教育改革委员会的主席。CSM 是一所非正规教育中心，由 Chatchawan 创建，旨在传递当地北方（兰纳，Lanna）智慧与文化予年青一代。这篇文章节选自 Chatchawan 的作品。社区伙伴在探索社区可持续发展与文化反思的过程中，很多理论以及实践都启蒙自 Chatchawan 老师的经验及学说。



思路篇

# 理念与框架的摸索



## 务虚也务实—— 当理念成为基本项目手法

“

社区伙伴尝试与社区和不同社群一起努力，依托文化的视角思考主流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希望恢复人们内心与大自然的联结，作为我们探寻可持续生活的依归。起初，由于经验的浅薄和言语的贫乏，我们无法具体名状这是怎样的探索和学习过程。唯有通过实践，一步一脚印地走出一些路径，我们慢慢把理念发展成为机构的基本项目手法。

”

### 虚与实之间的平衡

起初，我们把“文化视角”带入社区工作，可以说是从功能入手，例如探索传统知识与可持续生计的关系，特别是传统农耕的“土方法”，以应对常规农业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的问题。除了可持续生计，“文化视角”对山林保护、传统医药、社区支持农业（CSA）回应市场化问题、消费主义等也是切入点。文化既非项目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没有所谓“文化视角”的思考方向。

项目开始时以回应社区现实需要为切入点是常见的做法，而且亦非常合理。但是在解决现实问题时，我们亦无可避免陷进纠缠于复杂的技术问题而失去方向，例如作物的种植方法、建筑的施工、手工艺的技术，而忘记了“文化反思”的本意。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我们对“文化反思”的方向没有明确的掌握，在与合作伙伴和社区的互动过程中，容易以市场价值来衡量传统知识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或其“天然资源管理”中的作用。至于项目如何能满足现实

需要的层面上往前迈进、协作社群通过其自身文化独有的角度去思考生活的选择，对于我们来说仍是一大挑战。

除了从“务实”的功能入手，我们也有从“务虚”开始的项目，但是同样充满挑战。例如追寻社区的历史、传统道德观和社区互助的探讨，但是，最后这些精神该如何落实到具体的生活行动上、如何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如何展现为可持续生活的实践、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行动是如何产生的？这些行动不能预设，必须通过思考发自我社区内在的动力，因此这亦可能超出项目的想象，不一定以项目的形式呈现。

### 新概念——文化反思的项目重点

既然生活本来就是动态和整体的，不能套在项目有限的框架内呈现，我们也试着以开放的手法，把“文化反思”项目的重点放在过程中，至少不以传统项目那种预定产出为导向的思维看待成果。我们只想强调项目的活动必须让社区在过程中作主导，并且在行动中带来反思。

### 小就是美的特色

虽然如此，社区伙伴以“文化反思”作为导入的项目，经过一些时日的操作，也慢慢地呈现它的特色：例如以资金投入额和覆盖的地域范围而言，这些项目的规模都是较小的。项目资金的投入主要是在协作者的培育上，亦即是说，项目看重人的培育甚于事的推动。这样的做法亦为了避免社区对文化的思考是由外力和资源推动而不能持续下去的后果。

农村项目主要是社区为本，特别集中探索社区文化中人与自然的联结。除了早期一些项目以科研人员作为培育的对象外，大部分文化反思项目都是在社区层面进行，而社群是项目的主体。

### 文化反思作为分析框架：从生计到生活

我们的项目从初期以生计为考虑的角度，慢慢把文

化视角放在生活的其他部分思考，例如传统医药、山林保护、社区教育。受到泰国协作者 Chatchawan Thongdeelert 的启发，我们尝试通过文化的四个面向建立对事情立体的认识：信仰 / 世界观、知识技术、社会组织 and 制度、与自然的关系和资源管理（另见文章：《协作者文化反思的能力建设》）。

就农耕来说，这样的分析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其在社区生活中的多功能意义。农耕不只是生产活动，而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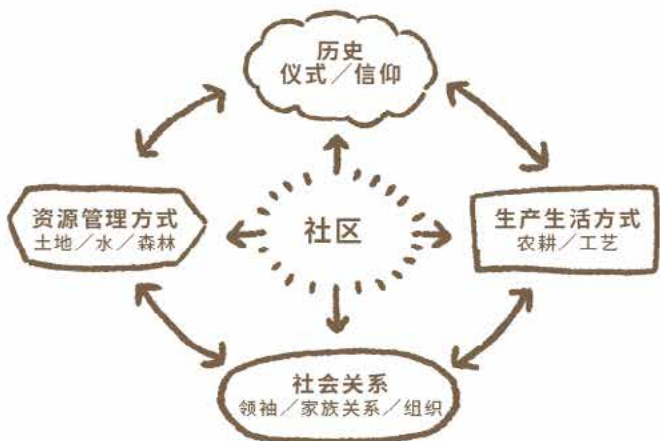
种生活。当中包含文化活动、宗教仪式、知识的传承与创新、社群关系、资源管理、健康、道德观、生死观，甚至是对下一代的教育。

### 文化反思作为手法：从生活到社区营造

我们也开始把“文化反思”作为社区营造的重要手法。社区通过学习，发掘和确认共同的知识、故事、经验和智慧，有助建立身份认同和社区一体感，同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产生归属感。

社区为本的调查是一个重要的手法。村民调查自己社区的文化，目的是让村民培养独立的思考，关心村寨的事务，并且对本土事务有深入和多维度的认识，从而产生动力去服务他人。社区调查不是为外人而做，而是要引起社群对共同话题的关注，表达不同的声音（另见文章《不一样的社区为本调查》）。

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甚至是一种恒常的学习机



制。村寨里一些村民，可能对某些问题感兴趣而发起调查，他 / 她们在不同人群间和社区之间走访、观察、收集资料，从中分析和发现。同时这些村寨协作者也必须向社区反馈，他 / 她们通过放映会和故事会等活动，引发集体讨论，以至调查本身成为社区的共同学习和思考，引发下一步行动。

我们通过社区调查的方法，在不同社区里产生学习的议题，包括民间生态保育、家族历史、城市老树老街区等，引起了对于生物多样性、人地关系、男女平等、求真精神的讨论。这些讨论，带来了自发的山林保护、恢复传统景观、老品种保育、节约资源的消费等行为改变。

相信经由“文化反思”启发的行动，还有很多可能性。而且一个社区的行动，对于同一地域的其他社区，也会产生涟漪效应。同一地域或文化圈内的社区互相碰撞，会让整个学习和思考走得更深和更远，同时让愿意坚守原则的个人找到更多同路人，变得不再孤单（另见文章《跨社区交流与社区组织的互相砥砺》）。





## 文化反思 分析框架的应用

“

文化反思既是一种对文化价值的拥抱，亦是一种对可持续生活追求的视角，而文化反思分析框架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考工具，让协作者以及社区明白文化价值如何整全地体现在社区过去及现在的生活中，并展望未来。

”

一些对社区发展项目很有用的工具，在使用时因为协作者忽略了其背后以社区为本的精神和价值，以致只停留在画图填表等技术层面而被诟病。因此协作者要谨记，如何在活用文化反思分析框架的同时，更重要是自身是否已经认同框架背后所重视的文化四个面向之间是有整全价值的，并能在与社区沟通时尝试一起将这价值呈现。

过去，社区伙伴在积累经验过程中结合泰国协作者 Chatchawan Thongdeelert 和本土协作者的经验，在文化反思分析框架的思路和应用作出不同的尝试。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应用时，通过四个面向找到当中的核心价值，而四个面向所探究的内容，会因应个别社区状况而有所不同。

以下以云南经验为主介绍文化反思分析框架在各层面应用的可能性。

## 在项目点选择上的应用

一般传统扶贫机构的农村项目选点，方法很多，包括参考不同海拔地区来选点，如高寒山区、中高海拔和低海拔地区；或从经济情况考虑，如低收入、中收入和高收入社区。而社区伙伴选点标准之一是社区的文化，我们希望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区都有项目合作，这样我们的农村工作经验就可以全面一点，同时促进不同文化背景在社区交流。

以云南省项目为例，文化反思框架在项目点选择上的应用是这样的：

若从文化视角来看，会考虑三种类型：

- ① 已发展出正规宗教的社区，如藏族、布朗社区、大理汉族社区（以道教为主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社区）。
- ② 仍保持万物有灵传统的社区，如哈尼和傣傣社区。
- ③ 文化信仰已淡化的社区，如县城周边或平坝上的

汉族社区。这类社区我们会提出社区文化尤其是社区精神多年来如何传承？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多年来如何运作？

## 在项目点需求评估的应用

项目点的需求评估，是理解一个社区特性的过程。传统农村工作以扶贫为主，因此大都是采用扶贫的框架来介绍或了解社区背景，如人口多少？经济收入多少？农耕面积多少？有哪些主要经济作物等。

文化反思分析框架，会从下面几方面了解一个社区：

- ① 人口结构：总人口、姓氏 / 家族分布（会否有一些家族人口较多？）、村内年轻人数量；
- ② （生态层面）土地使用：社区集体林面积分到户的林地、分到户但集体管理的山林、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的耕地面积、集体

所有的耕地或基建设施（如校点、集体房、宗教场所等）、具文化 / 历史标志性的建筑物或场所；

- ③（社会层面）集体活动一切合作共同做或完成的，包括祭祀 / 宗教性 / 仪式性的、娱乐、议事、共同劳动、共同遵守的村规民约，这些集体活动周期或频率如何？谁牵头？谁必须参加？谁自由参加？这类传统什么时候失传？什么时候恢复（成功或不成功的）？恢复过程中，谁起了关键、带头作用？当时有什么争论点等？
- ④（生计层面）自给自足：衣、食、住、行、病（或健康）、宗教、娱乐、能源等自给自足的变化，谁仍拥有这些知识、技能、工具和老品种？
- ⑤（精神信仰层面）价值观念：除了部分传统信仰的社区或有共同宗教信仰的社区，能较容易把价值观念说得清楚，一般社区是说不清楚的；但当社区逐步恢复了或增加了集体活动，强化了社区精神后，回顾这可喜和让人热血沸腾的过程，

他们可能会感受到什么价值观念是对社区最关键的。故这部分一般不是用问的，而是通过社区调查后的讨论，让村民自己发现的。

以上认识，不一定单凭一两次的访谈和实地考察就全然了解，而是在项目过程中，不断的积累，更重要是让核心村民也开始从这个文化反思分析框架来认识自己的社区。

### 在项目的策略介入上的应用

只要不断和村民以上述框架来认识社区，村民就会逐步认知到，社区想合作做什么？怎样才会对社区有利，而不只是对自己有利。这样的讨论很多时候是以社区为本调查进行的。

.....



.....

社区的集体行动越多，村民的感情就越深厚，社区的脉络就越稳健、社区文化就越丰满。

简而言之，社区协作用什么切入点都可以，但切入点必须是为了社区整体福祉的，而不是为了参与村民的个人利益，过去我们曾采用过的切入点包括：

- 山林保护 / 野生动植物保护
- 水源或河流保护
- 传统文化恢复
- 社区教育，例如小孩子或年轻人的道德教育

以上切入点都有一些共性，包括是社区过去曾做过的、集体共同做的、为社区公益的、资源投入不多。过去村民都是靠共同参与集体活动的，因此中老年人都存在相关的记忆，做起来，较可行；不用社区太依赖外力支持也容易做得到，增强社区自己解决问题的自信。这

样，社区的主体意识、自主性等会逐步增强。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这些社区行动和社区调查都是同步做的，回到上述的文化反思框架，行动和调查都是让村民逐步以这个框架认识自己的社区，认识过去不同历史阶段中，社区在这各方面的变化。先了解客观存在的变化，才能让村民分析这各方面变化的相互关系，才能定性什么变化是有利社区整体的，什么变化是不利的，之后他们就可以商议社区应恢复或创建什么集体行动。

（具体可参考《不一样的社区为本调查》）

行动篇

与社区并肩的日子



贵州黎平：

## 结合经济与非经济动力的探索

故事提供者 潘永荣

“

如果协作者在流芳社区只看重市场的话是不可持续的，还要看重本民族文化的需求，生态农业之路才会走得更远。

”



## 小故事 大道理

“农业局推广的水稻种植要浅水种植、密植法，流芳村民却要宽行深水种植，怎么说都不改变。”这句话让协作者潘老师带着问题去想：“农民为什么不接受这个东西？”

### 小故事一：稻鱼鸭文化的发现

带着这个问题，协作者跟村民、流芳有机农业协会、老人、寨老展开交流，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鱼鸭寻种的故事。

原来，宽行栽培是侗族的传统，流传下来无法改变的原因是因为“宽行的话鸭子可以在里面觅食，窄行的话鸭子钻不进去”。深水种植是为了保鱼，浅水的话鱼儿长大了不便游动。当科技人员看重的是水稻，就看不到稻田里的其他东西；而在侗族地区，村民不仅看重水稻，还看重鱼和鸭，看重方方面面。

“侗族村民为什么看重鱼和鸭呢？”在这话题上，协作者与村民就慢慢聊起民俗方面的一些东西——侗族离

不开鱼，把鱼当作生殖繁衍的象征；老人过世后都需要用鱼，老人过世后孝子不能吃肉，只能吃鱼；送亲要用鱼和鸭，孩子小时候二月二建桥、祭桥都要用鸭子。此外，对孩子来说，父母养了鸭子，小孩每天去捡鸭蛋，感恩之心也油然而生，慢慢培养了亲情关系。

### 小故事二：从寻种到社区生态布局

协作社区实践生态农业的过程，总会碰上很多具体的技术问题。有一次，协作者和流芳有机农业协会成员聊天时，协会成员问能不能帮他们找一个专家来做关于鸭子病害防治技术的培训。

协作者反问：“为什么？”

协会成员解释道：“现在的鸭子瘟病比较多，容易死。”

“为什么不去问老人家，传统上是如何防病治病的？”

协会成员则说没关注过，因为以前都是妇女养的多。

协作者就去问村里的妇女过去如何防治鸭子病害。妇女说过去都不用怎么处理，关键是现在的鸭苗都是从外

面街上买的，这些鸭苗本身就带着病，所以喂养起来容易死。并且外面买来的鸭子个头大，放到田里都懒得钻到田里面，比较懒，跟传统的鸭子不一样。但妇女说现在老品种鸭子都没有了、消失了。协作者一下儿受到启发，打算跟村民在侗乡做一个“寻种”的活动。

### 第一次寻种：鸭子

第一次侗乡寻种寻找的是鸭子。听说附近黄岗村那里还有老品种，就过去引了一批鸭子来。放养后发现还是老品种好，个头小，又勤快，钻到田里面不仅把田里的草吃干净还能防虫，所以流芳村民感受到传统品种的好处。

接着，村民又发现当时村里种的籼稻稻秆比较矮，放鸭时鸭子容易把稻苞吃掉，成熟期也比较短，就回想过去。过去都是种糯稻，糯稻高秆成熟期长，放鸭子比现在好很多，于是就去找糯稻老品种。

看到村民冒出来的兴趣，协作者把握时机，在社区搞

了一些社区调查、品种回顾等活动。村民说现存的品种很少了，但是记忆中是有很多的。大家就决定开展第二次侗乡寻种。

### 第二次寻种：糯稻

这次寻找糯稻老品种，村民走了黎平县南部地区，包括龙额、水口和从江小黄。回来老人家说，流芳这边寻稻种一般是从高海拔地区引种到低海拔地区，于是大家发现有些错误，可能会对产量有影响。这过程刺激社区之间发生很多的交流讨论。结果，种回糯稻过后，他们发现尽管糯稻成熟期晚，但是可放很深的水，那一年糯稻田里的鱼收成很好，鱼多且大，社区也很满意。

### 第三次寻种：鱼苗

村民又说现在的鱼大是大，但是个头短肚子大，不像以前的鱼。后来发现以前都是村民在专门的鱼塘养母

鱼，自家繁殖，必须是选3年以上的母鱼，1年以上的公鱼，而且1条母鱼至少要配3条以上的公鱼来繁殖。而现在的鱼都是在稻田或鱼塘里自己繁殖的，没有选育，所以长得越来越小。于是大家再确定第三次侗乡寻种活动，到婆洞一带去寻鱼苗，婆洞是侗族地区繁殖鱼苗历史比较长、名气较大的地区。

但是村民觉得引种毕竟不是长久的，这结论触发社区开始讨论以后自己如何繁殖鱼苗，寨老和老人家也说以后要自己做，大家都显得非常感兴趣。但繁殖鱼苗需要鱼塘，有村民提到现在鱼塘比较少了，以前每家每户都有鱼塘，后来侗族地区号召塘改田，把鱼塘改为水田、屋基或搞防火道。于是，由鱼塘说起，村民慢慢想到了整个村寨布局的变化。

这一回侗乡寻种让协作者找到更深层的价值，如果协作者不够敏感，单纯看稻鸭鱼可能只是技术层面的活而已，但是它背后的深层文化基础，就能够打开与社区探讨农业生产与社区生活层面关系的讨论及兴趣，因此，协作者意识到不能把农业的讨论，过于狭义化只强调技

术及生产，侗乡寻种的经验，让社区关注点从鸭子或稻子品种的收集，病虫害防治的技术问题，延伸至探讨村寨布局与生活变化的结构调整，扩阔成为寻找未来可持续生活的基础。

## 地、人、文化、事

.....

**地** 流芳村，位于贵州省黎平县茅贡乡，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流芳是一个较好地保存着传统“稻——鱼——鸭”共作农耕文化保存较好的侗族村寨。海拔700米，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覆盖率高达60%以上，无任何工业污染。全村共142户，658人。土地面积664亩，其中稻田538亩。

.....

**人** 侗族

.....

.....

**文化** 侗寨几乎都是傍水而居，而每个村寨的选址，传说多是鸭产蛋的地方，稻——鱼——鸭系统不仅符合和适应当地自然生态环境，也满足了当地人民生产、生活和文化信仰的需求。既是侗族人民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和生计来源，也是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侗族的稻田养鱼养鸭诞生了鱼鸭文化，而鱼鸭文化的形成，又促使了这项技术的发展。

.....

**事** 最初以市场为导向起动，经历接近10年的轨迹，促使协作者在结合经济与非经济动力的探索中，思考如何让生态农业之路走得更远。

.....

## 探索之路——项目理念及手法

### 小农民——大市场——有机认证之路

2005-2007年，项目与贵州大学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合作，在该村推广有机农业，按照本土“稻——鱼——鸭”共作的农耕方法进行有机水稻生产。其时，由于外出打工的情况渐见普遍，导致劳动力缺乏，加上现代农业的推广，化肥及农药的使用正在逐步增加，造成生态破坏及危害村民健康的危机。经与合作伙伴及社区商讨后，确立整体目标是：增强村民的综合能力，成立社区有机农业协会，申请有机生产及加工认证发展有机农业；解决社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提高农村妇女就业，改善妇女劳动环境，使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探索贵州少数民族贫困社区走有机农业认证的模式，向社会提供借鉴。在村民成立“流芳有机农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的带动下，流芳村从2005年只有30多户开始小面积试验有机水稻种植，到2006年全村538亩整体转换为有机种植，申请有机转换认证；再到2007年、2008年获得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有机产品认证。

### 从生计扩展到生活

后来项目出现两个决定性的调整，一是有鉴于项目团队在可持续生活理解的学习，项目目标作了较大的调整，反思到前期项目偏重技术和市场，第二期项目加入社区组织、自给自足及传统文化的元素。项目团队希望利用接下来3年的时间，丰富社区对可持续生活的理解，包括自给自足，自然资源保护与环境教育。

第二个调整是项目团队加入本身同是侗族，且长期致力研究侗族文化的潘永荣老师，弥补项目在文化视角的缺失，第二期项目因此加入侗族传统文化活动，支持村民开展各方面的文化活动，如建立侗歌、侗戏小组。妇女们常聚在一起凑歌、演戏。这些活动不但吸引社区更多元化的人群（协会的核心成员外，老年人、中年人及妇女等加入），共同协力分担协会繁重的工作，同时加强社区的文化自信及凝聚力。我们的工作从原来协作社区做了几年有机水稻种植试验，突破农田的界线，开始进入社区更广阔的生活环节。



## 手法一——与村民“聊天”注入情感的因子

每位项目协作者的专长都不一样，但共通点是协作者要让自己融进社区，保持开放的心态。此项目协作者潘老师本身是侗族，跟项目点村民语言相通，对侗族的一切都抱着较深厚的情感，选择了从问题的角度，通过村民最自然的“聊天”来调动社区参与的主体性，挖掘民族对农耕文化的理解（包括历史、价值和民族性几个方面）；心态上，把自己当成流芳人，与村民一起讨论自身文化有什么含义，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在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多。社区跟协作者交流的话题越来越多，对协作者来说操作起来也比较轻松。

村民对习俗和习惯都有很多解释及故事。这个经历对协作者的启发很大，虽然自己深谙侗族文化，十分清楚“稻——鸭——鱼”这个系统是构成侗族传统农耕的重要部分，但通过与村民聊天，更能找到很多农业与文化结合的方向。

例如，当时流芳有机农业协会在每年的年会上，都会表彰做生态农业工作的先进分子，特别是卖粮大户。协作者发现村民对这个活动有意见，村民说没有余粮怎么卖？又总不可能把有机种植的粮食拿去卖了，买一些化肥农药种出来的粮食来自己吃。协作者于是跟会长讨论这个事情。次年，协会确定改为表彰那些对传统品种种养有突出贡献的农户，如养鸭、种植常规稻品种的（特别是糯稻）。后来，村民又有反映，说家里没有适合种植糯稻的田，因为田都是在坝子上，怎么种糯稻？侗族对种糯稻非常有讲究，什么田种什么稻。如家中适合种糯稻的田多，自然糯稻就会种得多。协作者才发现农业确实复杂，老百姓说的有道理。

随后第3年，了解到有机农业需要很多肥料，但很多村民已经改用机耕，养牛的变得很少，肥料也因而少了。其实养牛有很多好处，养牛必须割草，养牛的人把田间地头的草割得很干净，增强对牛的情感，亦有很多文化背后的东西。而且侗族过去分两种图腾，

分别是蛇种和牛种。后来甚至有的家孩子不让老人家养牛，把牛卖了，老人家又重新买回来养，因为对牛有情感，而且也不知道如果不养牛的话还能干什么！那年协会对当前还养牛的人做了表彰，礼物是一个斗笠和一把镰刀，有的老人家上台领奖时还哭了，他们说“孩子都不认可我们而协会还认可我们！”

此事过后，我们体会到社区工作不能忽略情感元素的注入！

## 手法二——区域布局：“文化圈”的建立

2010年后，因应项目方向调整，合作伙伴转为黎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他们对侗族及其文化的理解丰富，也让项目团队跟寨老能有更多合作。侗族俗语：“老人管村，大树护寨。”寨老的参与在侗族地区能落实很多具体的改变。当协作者与寨老讨论村寨的事情，他们说有机农业可以搞一个村，但是文化是一个圈，不能

只局限在一个村，生产可以独立，文化不可以独立。

一个例子是近年他们发现“外三洞”地区传统上属姻亲关系，这几个地方红白喜事的规格越来越高，大家送礼越送越重，要改变送礼和文化的习俗，依靠一个村不行，所以项目活动扩展到“一槽水”，即当地村民叫的“外三洞”，组织寨老做一些文化管理。后来寨老出来发话，6个村子的寨老坐在一起商量，要把这个请客送礼的规格降下来，餐桌上以本地出产为主。

我们问寨老通过红白喜事的事情他们最看重什么？寨老说：“不攀比，不浪费，以看重本地出产的东西为骄傲。”又问寨老社区既然看重这些价值，是否可以在其他平台上发挥？

协作者这样问的原因是，如果社区看重这3个价值，我们也应该把这些价值放在其他社区平台上，让大家尊崇这些原则，用以处理事情。协作者未来就要推动他们反思这些事情背后的价值是否在其他社区平台上有展现。有时候，社区没有将价值提取出来在平台上讨论和展现的习惯，我们外部协作者可以在这方面做

## 反思 对话

一些工作，通过像寨老这样的“传统网络”，项目就自然而然的推广出去了，扩展不是随意性的，而是尝试通过文化圈把大家重新连在一起，相互合作支持。

### 关于有机认证的反思

黎平县流芳村项目从2005年开始，开展至今已超过10年的时光。2010年以后，社区伙伴从最早希望通过有机水稻生产解决社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到现在提出与社区共同探索可持续生活的实践。

流芳村生态农业的案例，让协作者总结出经济与非经济的动力不是对立的，从2005年开始小面积试验有机水稻种植，到2006年全村整体转换为有机种植，申请有机转换认证；再到2007年、2008年获得有机产品认证。流芳有机转换之快可谓神奇。2008年协会成功完成了认证所需的所有材料，并第一次拿到了写着协会名称的有机产品证书。但认证并不容易，尤其是高昂的认证费用，东拼西凑才勉强凑齐。

喜悦之后，协会和农户开始想不通：交了那么多钱，花了那么多精力准备认证材料，检查员飞来飞去，怎么只在地里转悠了一圈，拔了两颗稻穗就走人了呢，是我们真的做得好，还是交钱了就可以得证书？有机产品的

认证证书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后来，协会发现，前一年的米卖完了，没一个客户要看协会的认证证书。因此，村民对于是不是一定要申请认证，也没那么在乎了。“我们不搞认证了，但还是要坚持搞有机农业。”会长坚定的说，“我们不打算去跟主流市场竞争了，我们也争不过。与那些消费者团队，本地团队合作，他们不要证书，还与我们有了感情。搞有机农业，综合收入实际是增加了，传统的稻田养鱼养鸭恢复了，食物丰富了，味道更好了，得病少了，水干净了，空气清新了，邻里团结了，这就足够了。我们也不奢望大米卖成黄金价，那不是我们追求的。”

其后，协作者与伙伴分析了村里余粮的组合。流芳村的田不算特别多，所以其实余粮并不多的。村民的余粮使用组合是一部分用来走亲戚、一部分办客用、一部分是拿去换水果换物品。还有一些留下来应急备灾，如小孩上学，家人生病或其他，遇上这些事情有人来收就卖粮。所以整体上社区对市场的期望不高，反而是协会希望是通过销售大米来增加收入的需求更大。

协作者该如何平衡生计与文化呢？

看重民族文化需求，生态农业之路走得更远。协作者在农村社区推动生态农业的时候，往往会给自己一条底线，不能让农户减产减收，于是集中以技术及市场作为基础，通过引进外部农业专家的支持，提升农业生产力，然后再利用自身对外连接的优势寻找高端市场，达致增产增收，改善生计的效果。

然而，当代农产品市场机制的发展，并不以服务社区为本，同时，无论是农业或社区都是多元复杂的，尤其是在文化底蕴保留比较完整的社区，农业与生活、传统文化紧密扣连，社区协作者的干预，有时即使少至一颗种子的推广，也可能具备足够的力量，冲击当地生活的链条，相反生活与传统文化又往往交织成一张防卫网，排挤过滤外部元素的进入，令社区不轻易因外界而改变。

因此，如果协作者在流芳社区只看重市场的话是不可持续的，还需要看重本民族文化的需求，生态农业之路

## 感悟

才会走得远得多。协作者记得，当地政府曾经不允许侗族养鱼，认为建鱼塘会占用耕地面积，且分心影响搞水稻生产，因此撤消了鱼窝，但是侗族村民始终都还是在养鱼，政策过后便马上恢复。

最后，回到有机农业生产，我们还是有困惑的，为什么流芳在做，其他村在观望？外村女孩嫁到流芳做有机农业，而流芳女孩嫁到外村时又不做了呢？协作者也和村民探讨很多。就农业来说，侗族尽管以水稻为主，但需要反思我们的农业为什么仅限在水稻上而不从大的农业来考虑呢？侗族不光有稻作，也有农林结合的。据一些文献提到，侗族确实是在中国从事人工林最长的民族之一，现代管理才被分成林是林、农是农。但村民是不分的，特别是在山区本来就是林农结合的。扩展并不等同复制，虽然其他村对流芳搞的有机稻不感兴趣，但从生态布局及环境水源维护角度思考，项目也可考虑从水稻扩展到林业，从整体生态布局入手。

做社区工作就是要善于跟老百姓作交流，了解他们的想法。了解之后，哪怕是一些小小的活动都会触动他们，让他们更自信，社区有了自信心，才会有带来正面变化的可能性。

走过10年，流芳项目在社区推动生态农业，落实可持续生活的实践，在领域及区域上均在扩展。从农业上来说，我们感受到当地老百姓非常看重生态。村民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现在我们的田泥鳅也多起来了，小鱼小虾青蛙也多起来了——说明村民也关注环境。后来我们做了侗族如何看待大自然的调查，老人家说“江山是主人是客”，侗族的生态观就是你是一个客人，客人要尊重主人，不能反客为主、乱来。你到别人家做客，如果乱来就是没礼貌没修养不尊重主人。

## 云南德钦： 寻找农耕的多元价值

故事提供者 李自跃 邓贵婵

“

到底推动文化反思还是生态农耕、孰先孰后？作为项目理念，有没有弄清楚的必要？又或是两者其实是互为表里，相互关联？

”



## 小故事 大道理

“团队总括经验，才发觉故事就像在德钦县内的深谷中行走：迷路在所难免，但是经过千回百转，回头再看来处，就有一种从云雾走出来，豁然开朗的感觉。”

### 小故事一：美丽的误会“玉米籽”与“玉米秆”

德钦项目选择了在佛山乡的羊咋村作为试验点，以增强社区自给自足的能力推动生态农耕。

一开始时项目在村里做了一些调查，并邀请云南省农科院的老师做了些技术培训，如农药危害，也教村民一些灌溉技术，如小麦地在江边上，小麦水多浇了易爆发锈病和白粉病，水少了也不行。经过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村民基本上已不用农药化肥。这样的效果，从项目评估的角度来说，应该算是不错吧。可有趣的是，两年后我们发现，村民对玉米的需求，以至对待技术培训的态度，其实并非如我们当初的设想。

### 如果一开始便似乎很顺利，且别高兴得太早

我们是在用外来的眼光去看他们的玉米，给他们很多技术，告诉他们别种的太密，应该如何按规格诸如此类问题。有趣的是，最后村民告诉我们，他们种玉米不是为了要籽而是为了要玉米秆。这时项目团队才明白之前提供的那套技术完全是围绕收籽种。我们看中的是籽，而村民看重的是秆，用玉米喂牲口，秆越多越好。这的确是当头棒喝，说明我们对于当地藏族传统半农半牧的农耕文化，其实是一窍不通。

项目团队发现，村里用农药本来就用得少，只是偶尔外面的人来推销，村民在好奇心驱使下才用一点点。我们得承认当初带着外来人的眼光，做了很多培训，急于在村子里推动生态农耕是有盲点的。两年之后，项目进行了评估，村民说现在什么都生态了。面对这样一个“完美”的评估结果，项目团队反而感到疑惑——村民种植已很生态了，或者应该说，他们本来就挺生态的，那么协作者的角色在哪里？还可以做什么？还是我们没

有对接到当地的真正的需要？此时团队意识到，项目在德钦推动生态农业，的确碰上了瓶颈。

## 小故事二：生态葡萄的思考

### 用农药：杀生不杀生？

项目团队发现生态农耕技术培训，不能配合羊咋村村民的兴趣和需要，但同时发现德钦县内一些位于热河谷的低海拔村子有种植葡萄，村民对种植生态葡萄很感兴趣，他们正需要技术的支持。项目团队想依托葡萄做些事情，看看生产模式的改变对藏区生活带来甚么挑战，以及如何回到最初推动生态农业的初衷，引发社区对可持续生活的思考。但是慢慢下来，我们发觉以生态农业方法来协助村民解决种植葡萄的技术问题，是一把双刃剑。

种植葡萄本非当地的传统，是回应市场需要的生产模式。葡萄对于村民来说是新事物，村民对之又爱又恨。团队做了一些调查，发现项目点的11个自然村呈现了4种葡萄种植的情况：有6个自然村把所有地都拿来种植葡萄，葡萄地里套种一点玉米和小麦；其余的村子，葡萄种植面积由1/4～3/4不等。村民把越来越多的土地改为种葡萄，再从外面购买粮食，农耕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与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也背离了传统以来以农耕为纽带的人地关系。

年景好时，遇到大年或企业不压价，村民还可以靠葡萄赚一点钱，但是村民就是无法掌控价格。而且，葡萄还会生病，由于村民都不知道该如何防治葡萄病害，这也导致他们非常依赖外面的专家知识和葡萄推广种植单位的技术，尤其听命于推广单位，叫他们每周用一次农药，村民因为担心病害，无论有无病害都按时打药，造成农药使用过量。

当地藏族社区在佛教传统信仰的熏陶下，村民奉行众生平等和不杀生的信念。一开始引入葡萄种植使用农药



时，村民对外来技术所知不多，他们意识不到使用农药涉及杀生的问题。经过一些培训和学习后，村民开始了解现代化学农业的问题，村民也开始思考如何减低使用农药。

团队理解到这是一个过程，我们看他们的农业操作是在云雾中，慢慢越来越看清楚，村民也在云雾中对我们越看越多，对现代农业的问题也在慢慢了解。于是项目为村民骨干开展了农药危害和生态葡萄种植的技术培训。项目团队尝试鼓励村民做田间观察，同时调查传统上可堆肥驱虫的植物。

### 葡萄种植让村民自主性受到挑战

就这样培训加实验又经过了两年，但是越做项目团队越发觉村民没有自主性。虽然有个别村民动起来，但是大部分村民还是很依赖外面专家的建议。

毕竟葡萄本来就是外面的“新事物”，村民没有经验，实在难以利用传统老方法去应付。外来技术的引入，不

但改变了人与土地的关系，也影响了村民的主体意识。葡萄无论种得怎样，也不能自觉就是掌握知识与方法的主体。

环境与农业学者 Jules Pretty 曾经这样论述农耕知识如何把人、土地与自然联结起来<sup>1</sup>：“传统知识把人与土地连在一起。当一处地境的消失，失去的并不单单是栖息地或地貌，而是连带着它对人们生命的意义同时失去。这样的知识往往是嵌入于文化和宗教系统，为其赋与强大的合法性。”如今大量种植葡萄的土地，于村民来说已失去了原来的文化意义，而知识技术也脱离文化和传统，无法扎根。

以市场为主导和单一种植的农业生产浪潮，及随之出现的消费观念与行为，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改变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即使是曾经与世隔绝，村民世代过着半农半牧、自给自足生活的藏族社区，在“现代化”的滚滚洪流淹至时，当地人也不得不追赶着市场的

---

1 Jules Pretty. *Agri-Culture: Reconnecting People, Land and Nature*. Earthscan, London, UK, 2002.

## 地、人、文化、事

列车，令生产和生活模式在短时间内彻底地发生变化，为本来丰富多样的物种和生态系统，埋下隐患。现代农业割断了人们与土地建立的深层且亲密联系，土地和生活其中的所有生命，对人们来说于是变得无关痛痒，谁又愿意再去守护土地呢？

- .....
- 地      ① 德钦县云岭乡的斯农西当社区  
          ② 半农半牧的佛山乡社区
- .....

人      云南藏族

.....

### 文化 神山脚下的斯农西当社区

卡瓦格博雪山是云南省藏族人的神山，而位于德钦县云岭乡的斯农西当社区，更是座落在雪山脚底，位处藏民的转山路线，是当地重要的旅游景点，属国家级梅里雪山国家公园的范围之内。当地人世代活在神山脚下，发展出源远流长的神山文化，村民为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氛感到自豪，同时也自觉要保护神山，为此山上仍能找到珍贵野生动植物的踪影。

不过，旅游业的发展和市場力量，正逐渐改变着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斯农西当社区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生活模式，改为种植葡萄已有多

年，现在村民的收入和生活供应，大部分依赖外来市场，用当地人的说法，就是“坝区模式”的生活——收入主要依靠旅游、经济作物种植、甚至土地出租。

### 半农半牧的佛山乡社区

佛山乡位于高山上，那里的藏民至今为止仍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每年夏季，居民都会在高山牧场放牧，同时采摘虫草、松茸等森林副产品以增加收入。传统上他们种植玉米和青稞等作物作为主粮，又与低海拔社区往来互动，发展出绵密的以物易物交易网络，满足生活所需。

佛山乡的项目社区里，有一个由“居士”组成的网络。在当地社区，“居士”是指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守戒修行的村民，他们懂得藏文，因此能看懂经文，在社区里起着教化和传承文化的作用。

.....

### 事 神山脚下的斯农西当社区

村民以经济作物替代粮食作物，为求高利润，种植密度高，投入多，须要依赖化学农药和肥料。另一方面青年人外出工作，村民因此要雇用外来小工，社区的互动变得复杂和多变。目前社区面对一系列的问题，如土地受农药污染、外来小工和村民串通在山上偷猎偷伐、收入多了但债务也多、垃圾堆积、食品安全没有保证、社区氛围转淡、传统歌舞聚会少了，赌博娱乐增多，威胁社区的团结。

面对急遽的转变，对于老一辈的村民来说，重新营造社区的和谐和团结，传承传统文化，与保护神山以及其中的珍贵物种，是同样重要的事情，毕竟神山就是他们的生活乃至生命所依。

.....

## 事 半农半牧的佛山乡社区

项目村的居士，很多都积极参与到社区的事务中。过去在项目的支持下，他们在村里做了一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调查，例如是各式各样的换工、互赠、互助活动、风俗和环境状况等。

他们有时会以录像的方式呈现社区调查内容，通过放映会带动村民思考和讨论与社区文化和环境相关的问题。村民渐渐意识到近年来当地经济与市场接轨，的确是增加了收入来源，带来了商品和方便，但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亦构成了对人和自然生态健康的影响。例如，自从当地的传统粮食作物换上经济作物后，村民越来越多依赖外来工业化生产食品，导致传统食品消失。过度加工和包装的食品，不但对身体健康没有益处，而且造成垃圾问题。光是看夏季放牧后草场、村寨和河流垃圾堆积的满目疮痍，便知道外来食品对环境的祸害。

村民又发觉现在村里人很多过于依赖药物，只是一点点小病就去打针吃药。村民打趣说：“医院和医生越多，病人反而更多。”对于药物的依赖和过量使用，用在人的身体上如是，放在人们对待土地和庄稼的观念和方法上，也如是，目前村里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的情况同样严重。受着外来市场的影响，村民弃用本土草药，依赖外来药品的同时，却肆意采杀药用野生动植物图利，这对保育当地濒危物种来说，无疑是响起了警号。

当人们越加依赖外在市场去解决自己身体健康和食物的需求时，便越不能意识到自己与身处的环境有任何内在的关联，而生活在同一地方里的动植物，相对于人们而言，也只是外在的东西，可以转售图利。面对这样的问题，居士和一些热心村民正是通过点点滴滴的行动，让村民意识到人的健康和生态的健康是同样的事情，从而重建人们与大自然的联结。

.....

## 探索之路——项目理念及手法

### 从云雾里走出来，认识半农半牧的多元价值

社区伙伴自 2005 年开始在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推动社区可持续生活项目。过去 10 多年来，项目团队无数次在深山峡谷中进出，与当地人的互动交流，通过反复的行动，试着探问“可持续生活”于当地人的意义，同时又尝试求诸当地社区的传统文化，希望从中获得启发，重建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连结。项目支持社区自我探索，通过学习传统文化、社区调查和山林保护的实际行动、从新找到生活、文化与自然的联结，而生态农耕的学习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关键的扣连。

### 项目的初心

社区伙伴在德钦县的项目，并不是以生态农耕为切入点，反而是从支持传统文化的恢复开始的。项目团队的想法是，待村民对自身文化和社区重要元素有明确看法后，村民自然会提出生态农耕，老品种保育和本土食品

的恢复，因为这些绝对是社区重要的元素。这样就回应了生产和消费的问题，以及对生态保育的关注，最终回到重建人与自然联结的初衷。同时，项目采取以社区为本的手法，目的是确保对于可持续生活模式的探索，能回应当地的现实情况和需要，最终得以落实在生活的层面。

基于这一思路，项目差不多同期在羊咋、斯农、佛山开始传统文化和文化反思项目，当时三地都同时提出尝试生态农耕，但项目考虑到葡萄是外来经济作物，不属于自给自足类别，故先在羊咋和佛山的高寒山区，以粮食作物为主要对象，才有以上玉米秆的故事。

后来项目团队考虑到葡萄种植用农药最多，种植面积越来越扩大，与社区“不杀生”概念有矛盾，故只能在斯农和佛山开展生态葡萄的干预尝试。由于葡萄是经济作物，期间和村民有很多关于作物结构、经济结构演变的了解和讨论，社区渐渐重新思考传统半农半牧的多元意义。

## 对技术的反思

项目以传统文化和文化反思开始，待村民提出可以尝试生态农耕时，项目除了借助传统知识以外，必然引入外来专家、技术培训，但可惜外来专家不一定清楚当地文化，也不能全面体会村民的意图，而外来技术也不是孕育于当地文化的，故项目人员如何在过程中逐步建立村民和外部专家的全方位沟通是很重要的。至于如何建基于传统世界观和知识来开发新技术，这更是生态农耕项目最重要的挑战。事实是过程中有很多关键点，包括选择甚么作物品种，怎样理解种植与其他生产生活的关联、谁在参与、谁与谁互动、外来协作者的角色等，都是需要作多角度的思考，否则只会走进越来越窄的死胡同而无法开拓更多可能性。

项目村民对待自己的生产、生活开始有所反思时，才开展生态农耕，希望在农耕方面也能体现他们不杀生的原则，可是外部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引入，其实不一定能

认同或理解此观念，故提出的技术方案和培训不一定能回应村民“不杀生”的要求。而当这些技术可以提高产量，但其实有杀生之嫌时，村民（甚至项目团队自己）也面临困难选择——真的继续不杀生原则的探索，还是就让步先提高产量？这又是生态农耕项目的另一挑战。

## 发现问题也是寻找出路的起点

项目尝试以葡萄的生产技术作为切入点，是希望推动更多对生活的思考。这样的思路，是以项目团队已有的技术知识作为出发点的。但是若要让生态农耕的技术在当地扎根，团队不得不思考葡萄的种植，可以如何与当地文化和生活结合起来。说实在一点，是要探索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村民选择种植葡萄，与自己的传统农耕文化已是渐行渐远。佛教信仰中不杀生的诫律，无疑引发村民学习生

态农业技术的兴趣，在种植葡萄时减少使用农药。但是除此以外，葡萄的种植与生活还需找到联结。葡萄田间管理技术要求很高，需要精耕细作，这种精耕细作与藏族传统半农半牧，配合四季节奏的休闲生活不相吻合。村民的日子过得比前忙碌，遇着捡虫草和松茸等传统生计活动的季节，加上旅游旺季，村民更是应接不暇。

到了这个阶段，项目团队面对两难的情况——项目尝试回应村民以生态农耕技术种植葡萄的需求，如果做好了，村民会否就越来越多种植葡萄，甚至把农业生产推向单一化，依赖外面更大的市场？这与项目通过生态农耕技术，支持村民建立自力自足自主生活的原意并不相符。

项目团队反复地思考这问题，也在组织学习生态农耕技术的同时，与村民一起讨论农耕与生活结合的想法。通过支持村民以健康漫步等方式自己做社区调查，村民意识到自从当地粮食作物的种植减少了，很多东西需要从外面买进来，包装食物和化肥农药的使用，带来了垃圾的问题。村民觉得是回不去从前了，而且不种葡萄去种粮食，也帮不了多少人，葡萄作为经济作物，也是不

种不得。

大家觉得，可以往在葡萄地里套种粮食这个方向去思考。套种作物不管人或牲口吃，都还可以减少对外面的购买。以前也有人尝试套种玉米，但是很多品种没法套种：原来品种高秆套不了，现在只能选择矮秆的来套种。小麦套种不了，因为老品种小麦成熟晚，会把一些病虫害传给葡萄，因此只能套种一些新品种。

村民愿意钻研套种的生态技术，为的是节约土地，而且套种牧草喂牲口，如果葡萄打了药，牲口也会中毒。当然套种对葡萄产量会有影响，有关方面并不鼓励，怕影响品质，但是仍有村民愿意减少一点点产量，来满足牲口和人对粮食的需要。

这个阶段项目团队思考如何把村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社区内部自己做农药监测。起初有13个骨干参与，后来村医参与进来，再后来有些村更是整个村都参与进来。村民试验的套种作物，也从玉米扩大到小麦、蔬菜、豆类甚至是老品种作物。慢慢地村民通过学习技术以后，原理掌握多了，也把自己的想法加进去，发展

成为自己的经验，并且通过村与村之间的交流，引起更多村民的兴趣。

### 生态六姐妹

在生态农耕学习的一些活动上，谈到农业生态系统时，村民用上“六姐妹”的说法——自然生态就像一个大家庭，由阳光、空气、土壤、水、植物和生物（包括人）组成。有趣的是，经过“家庭六姐妹”的讨论后，村民就去养青蛙，因为农药的使用，沟边地头的青蛙不见了。项目团队当时不理解，说做生态农业怎么跑去养青蛙，但是村民就是这样看，村民觉得生态农耕离不开青蛙。也许这又提醒我们要从一个更大的生态尺度去看之间的关联。

“家庭六姐妹”给生态农耕的学习打开了空间的维度，慢慢地和村民探讨农耕布局。有一次村民画了一幅景观布局图，里面有神山、森林、牧场、水源、耕地和村庄，大家说这就是半农牧的模式。

### 从农业到生态系统

既然无法回避村民种植葡萄作为经济作物的事实，项目团队选择了在葡萄地里套种庄稼，打开与村民探讨生态农耕的一道门。然而生态农耕谈的是系统观——要建立人们对农田生态系统的认识，看到万物之间，包括与人的生活之间的联结，这样农人就可在技术、品种和生产布局上做顺应自然之道的选择。如果我们只针对葡萄和地里的套种，最终也只会停留在技术和单一作物上，而参与的也只会是关心葡萄种植的村民。

幸运的是，项目团队与村民交往，彼此互动经过年月的积累，慢慢对于藏区村民的生态观、半农半牧的意义以及社区里的人际关系，开始有一些体会，这又给项目打开了另一道门。



## 新视角分享一：来的都是对的人

能否带着更宽广的视野去探讨生态农耕，认识半农半牧模式对当地村民的意义，其实也与项目团队接触的人群有关。一开始时项目团队接触的是比较核心的一些村民，而且是男的。但是后来发觉真正做农业的是女人，在藏区决定农活怎样干的是不同年龄层的妇女，包括老妈妈和年轻媳妇，放牧是年纪比较大的男人。

因此项目团队后来也与不同人群去讨论半农半牧的生态布局、协作跨人群交流，包括女人、老人以及干活的和懂传统文化但不干活的男人等，尝试理解从她们经验出发的观点。项目团队试着跟种地的谈放牧，跟放牧的谈农耕，跟妇女谈文化，跟老人谈农耕，总之就是做跨界交流，以求带来不同视角的碰撞。

有一年5月风光明媚的日子，项目团队与村医、妇女、居士、放牧的老人家在湖边攀谈，男人谈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妇女虽然没有多少发表意见，但是她们对男人提出了想法：“你们可以继续放牧吗？我们在下边干活的时候，

抬头看到上边有牛走过，我们觉得开心。”

项目团队谈半农半牧，说的是从农耕生产结构和布局——有农有牧才是完整结构；妇女表达的则是源自生活的情感——当地的景物，一草一木、地上牛羊、天空的飞鸟，纠缠着人的记忆和情感，让妇女与地方建立一种亲密的羁绊。这种与地方的亲密关系，也可以看成是人们保护地方的原动力。

说到德钦项目村里的妇女，后来她们在生态农耕的学习和试验越来越投入，她们对自己农耕的技术有信心，别的村也希望邀请她们去分享，妇女很愿意这样做。村里的交流，是白天看田，晚上跳舞，跟着生活走，让更多人能参与进来。通过村落与村落之间的关系网，村民开始自己的生态农耕分享与学习，做生态农耕的妇女开了她们的微信群，项目的界线也渐变模糊。现在项目团队的角色，主要是提供技术资源去让大家碰撞，如果角色到专家或学习机会，就会把信息通过微信群发给村民。有的老人没有手机，就委派他们的女儿加入进来。

## 新视角分享二：用时间的维度看生态

社区里热心参与公共事务的村民不一定对农耕感兴趣，有兴趣的不一定懂技术。现在项目组织学习活动，会把种葡萄的和 not 种葡萄的村民也邀请过来，种葡萄的村民大多只问技术的问题，其他村民可能关心别的事情。开始时项目团队花大部时间在葡萄地上，后来晚上聊天会多讲半农半牧的故事，画画图。讲故事时，村民都很投入。

项目团队也有机会和村民攀谈到村里的变化，了解不同人群的思考。当初村民改变作物生产的结构，从粮食作物转到经济作物，其实村里反对的声音还是挺大的。最主要是老人家反对，他们觉得一定要种人和牲口都能吃的粮食。但是到了年轻人当家做主的时候就改变了想法，特别是当看到有几家赚了钱后，大家也争相仿效。虽然如此，村里仍有人坚守着种粮食。

在村民的记忆中，位于低海拔干热河谷公路边上的村子，产业结构的改变不是始于种植葡萄，而是开矿。因

为开矿需要驮东西的缘故，村民开始养马，替代了骡子，这样牲口结构的改变，让村民没法做好农耕。后来开矿停止了，但是村子里的农牧比例已调不回去。后来，又有人引进了仙人掌，但是外来仙人掌带入虫害，传给了本地仙人掌。现在开始种植葡萄，但是葡萄近年价格波动大，乡里又探讨种药材是否可行……面对着一浪又一浪从外面引进来的改变，村民也在思考，也不断在问自己有什么经验和体会，以后该怎样走。

现在不止在干热河谷上推广种植葡萄，也逐渐往高海拔地区推广，过去不种植葡萄的村子也在试种葡萄。种葡萄不单单是使用化肥农药的问题，还有合同制度的问题。村里有一些田地完全承包公司的老板，农户跟老板签了合同，把自己从土地的主人变成工人。村民是如何看自己和其他村子走过的路，怎样去看这样一种短时间内低风险但长远没有自主的发展方向？

归根结底，生态农耕是一种生活的选择。项目团队这样总结：“社区从半农半牧到单一种植葡萄，哪些价值已经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如何扭转？有的偏离了可能越

## 反思 对话

偏越远。葡萄已经偏离了传统的轨道，如何把它纳入到社区原本多元的农耕价值中去。这些原则和系统观念，如何在村民和农田的关系中很好地体现和实践，是一个外来者和村民需要共同走来的路子。”村民希望往后过怎样的生活，生活存在什么意义，他们是自己在做抉择，而外来项目与他们互动，也只是提供多样的视角和信息，让大家从一个更大的尺度去思考眼下的决定，会牵连出什么的变化。

经过 10 年的岁月，德钦项目的方向和方法上经过多次的调整，在与村民共学的过程中，项目组充实了对一些抽象理念，如整体系统观的理解，对协作手法也有了新的体会。

**关于社区视角的清晰化过程：**德钦项目通过文化视角来增强对农耕多元价值的理解。这样的思考和视角，经历了一段过程。刚开始时，外部人员（包括项目团队和外部专家）都清楚自己的主张，但村民的内部视角不一定清晰或有共识，重点是项目过程中不要过于看中“看得到”的产出，如产量和农药化肥的用量，而是看重社区的内部视角是否已日渐清晰。

重要的是，当村民的内部视角日渐清晰时，村民开始向外部人员提出要求，如何真的不用杀生而又做好生产时，外部人员如何坚定不移地陪伴村民？所谓内部视角是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没有最终答案，而内部视角和外部主流发展观念又往往有矛盾，当村民在项目推动后越发形成明确的内部视角的同时，陪伴同行的外部人

员的挑战将会越来越大，当然，乐趣和启发也是越大。项目团队这时就要从更大的维度与社区去思考问题的出路。

**关于农耕技术：**农耕技术是多面的，与当地的社会结构、生产结构和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引入外面技术的同时，要发掘本地知识，这样才能让村民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主体角色。

**农耕多元价值：**农耕除了承载生产功能外，也承载着生活方式和人与地方情感的联系。半农半牧对于藏区居民来说，是一种基于追寻生活意义的选择。

**自力自足：**在产业化作为大趋势的背景下，仍可以通过生态农耕寻找空间，开辟一片小天地，与村民探讨多元生活和生计的可能性。项目不是要全面恢复或设计一套体系，而是可以改良现在条件，让村民减少对外依赖，实践自力自足的精神。

**社区与生态多元：**社区里有不同的人群，她/他们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她/他们的生活知识和情感表达，可以丰富我们对事物的想象，增加深度和维度。多人群的参与和跨界的交流，就像多元生态系统在边界上的互动人样，会迸发活泼的思维和潜能。

**空间和时间的维度：**我们不能只从技术的角度去思考，不局限在特定人群和议题去思考问题的出路。空间的维度不只盯着眼前的农田，而是着眼空间景观布局，拓展思路。时间的维度可以让我们更立体地了解社区的变化，人们面对变化的方法，他们在过程中坚守了什么价值，又放弃了什么。这有助看清楚我们眼下面对问题的本质。

## 感 悟

生态农耕、传统文化和重建人与自然联结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为何？德钦一直做传统文化项目，希望在这基础上把生态农业元素加进来。回顾整个过程，做生态农业带进去太多技术，且又困在技术那里没有跳出来，把生态农业和文化反思结合到底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然而做文化项目是务虚，务虚和务实之间找到平衡，把理念放回现实生活中，生态农耕正是尝试把文化和生活连结在一起的尝试。

到底推动文化反思还是生态农耕、孰先孰后？作为项目理念，有没有弄清楚的必要？又或是两者其实是互为表里相互关联？毕竟生活本来就是要以整全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年来的寻寻觅觅让大家总结到，以生态农耕来推动社区项目，若带着外来者的思路，以技术为主导和光着眼于单一作物品种的生产，最初可能给开了一个入口，但可以走下去的道路只会越来越窄。反而不带主观的设想，寻路于内部的经验，带着系统的思维和开阔的视觉，依托传统文化的探寻，可以让我们看到农耕的多元价值，从而回归到生活的选择，开拓更多往前走下去的道路的可能性。



## 云南西双版纳： 社区协作者的“有为”与“无为”

故事提供者 申顶芳 邓贵婵

“

在这个故事里，社区一直都是主角。社区协作者甚至有点像戏剧中‘小丑’的角色。他稍微像旁观者的‘局外人’身份让他把外部的视角带进社区，让文化对话与创新成为可能。主角可能会因为小丑一番话而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但小丑从来不会代替主角把故事演完。

”



## 小故事 大道理

### “社区协作者”——一个尴尬的身份

每次社区协作者进入社区，他心里都可能在挣扎：一方面，他代表着自己或机构的价值观，希望通过外部的刺激，最终推动社区往某个方向改变。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在本质上社区发展机构和作为社区协作者的自己就是一股社区外部力量。因“社区工作”的关系，这股外部力量开始与社区接触和碰撞。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过：“濯足清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无论是社区还是社区协作者，都会因为这个接触而改变。但究竟最终所带来的改变对社区来说是利多于弊还是弊多于利？社区协作者如何在推动他所坚信的价值的同时，避免社区产生对外部力量的依赖？

这是一个发生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一个社区协作者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平衡的故事。

### 小故事一：社区调查——扩展“欸”的内涵

在2008-2010年间，我们鼓励社区成员通过社区调查挖掘自己的文化核心。2013年，我们和社区到老挝和泰国考察，意外地发现社区对当地自给自足兴趣不大；反而，看到当地年青人努力推动传统文化，触动社区思考自己一直推动的“欸”的内涵（指被尊重的各种众生的内在力量，也包括奉献精神），原来除了金钱和自己力气外，还可以包括贡献自己知识来让更多人受益。

2015年，在一次培训之后，后期加入项目的曼别村村民提出想调查他们在“欸佛”这个节日上是如何花钱的。结果发现花了14万，差不多烟、酒、糖果、车费、住宿费全部占到13万多，只有9000块是“欸”到寺庙，出现了“吃多欸少”的情况。大家发现“欸佛”和消费连在一起，一个精神的活动变成了吃喝的活动。

社区就开始反思，过这个节到底是为了什么？通过阿章

交流会<sup>1</sup>，社区对“欸”内涵的讨论进一步得到扩展，当时有20多个社区来参与讨论。大家根据对“欸”的理解，来制定一些规定，确保社区的“欸”的行为真正奉献、布施得更多，而不是被自己吃喝掉。到了第二年，曼别村做这个“欸佛”的仪式时就节约了11万元。

我们也协作社区将“欸”作为奉献精神的理解拓展到人与自然的系统中。曼别村附近的另一项目点章朗村有3位老人，经常自愿地到寨子周边的森林去种树和修剪树枝，他们这样做已有七八年时间。阿章（布朗语，老师的意思，是指出家修行至佛爷或以上僧阶，还俗后品行端正，积极为村民服务，且成家有了孩子的男性）在社区活动中会宣扬这些老人的贡献，并给他们送衣服和鞋子以表肯定。现在自愿参与日常维护树林的老人，人数已增至10多个。

---

1 阿章交流会的组织经过和内涵，请见本文“协作者手法三——推动跨社区交流平台”部分。

## 小故事二：从量变到质变

从生态农业的角度看，章朗村发生了两件大事情。2011年，当地的青年人从外地交流回来后，分享了别人森林保护的理念，村中的阿章、老人和村民干部觉得不能毁在经济发展的路上，所以组织村民把村里20多家人在保护区里种的茶树拔掉了。他们认为森林是社区的保护神，有神灵在森林里居住，森林里越自然越好，越有大树越好，人为在里面种茶树会破坏整个生境。种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为了经济利益会把树砍掉，这个事情如果不制止，社区的很多传统就很难持续。

到了2014年，章朗村定了一个规矩：茶园里所有人不准用农药和化肥。这个变化非常快，3000多亩的茶园说变就变。规章制度定出来之后，有两户还在用农药，青年组织就把这两家的茶叶树砍了，所有人都傻眼了，再也没有人敢用农药了。

曼别村也有变化。2015年该村居民到布朗西定村交流，在考察茶园时看到园中也在养鸡；2016年看另一



个村（曼迈）时，整村有 80 户在茶园里养鸡。现在曼别村也搞生态茶了。2018 年曼别村茶园不使用农药的面积就已超过 1500 亩，他们整个村也已经开始禁止使用化肥农药。

变化好像是突然的。究竟改变为什么会发生？我们留意到尽管政府和一些茶老板提出要种生态茶，但是并没有持续。因为政府这个政策没有明确登记，也没法鼓励；而茶老板也不是每一个村都去，有一些村有资源就做，没资源就不做。

社区的变化似乎和项目是有着微妙的关系。通过社区组织的建设和巩固，社区有了参与公共事务的载体和习惯。同时他们也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保留了社区的主体性。

通过社区调查，社区对自己的文化越来越清晰。如：社区发现他们都在保护自己的森林，也更清楚什么是“懒”。所以社区开始规范生活层面的一些东西，当中包括茶园里农药的问题。

通过阿章交流平台，布朗族社区之间多了很多机会

内部碰撞。协作者顿悟：“当做一个村时可能会无能为力，但是当做到一个氛围时，这个系统内部有很多机会来碰撞时，事情从一个量变到质变，就容易发生。”当村民发现别的布朗社区也有做生态农业，而且他们也跑到这些村子里看了，有些村民就开始意识到农药化肥的问题。

## 地、人、文化、事

.....  
**地** 2008年开始，项目覆盖了云南西双版纳两个哈尼族自然村（新寨二组和西满村）和两个布朗族自然村（曼皮与章朗）后期又加入在章朗附近的曼别村，阿章交流会就在曼别村启动。

.....  
**人** 哈尼族及布朗族

.....  
**文化** 西双版纳州少数民族山区，农耕技术、生活观和文化传统关系密切。轮歇农作（也就是刀耕火种）是当地山地民族传统的耕作方式。西双版纳山区的特点是，水热条件较好，植物生长较快，种植过农作物的土地丢荒后，只需11~12年的轮歇就可以再次垦荒，再次种植。轮歇农作是在社区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对自然资源充分利用的方式。它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比如：勐海布朗族与刀耕火种有关的“礼”（行为规范），哈尼族阿卡人相关的节日等。另

外，轮歇农业也是以最小化外部输入来生产，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方式。

轮歇农业被一些技术人员认为是“落后”的代名词。受这些技术人员的影响，轮歇农业转向高投入、高产出的耕作模式。这些地区也在逐步使用新品种、化肥、农药，后来大量的经济作物引入，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传统的耕作方式。

.....  
**事** 随着政策、主流文化和现代农业技术的冲击，山区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观和农耕技术正在改变。

当地的布朗和哈尼族的文化传统受到主流文化的冲击，面临着丢失的威胁。这样的改变，已使一些地区的部分农户的农作物产量降低，部分区域也有大量的水土流失现象，直接影响社区的粮食安全。

## 探索之路——项目理念及手法

### 跟着社区的节奏——发现农业与文化的关系

除了“实现可持续生活”外，“生态农业”一直是项目的重点之一。但项目推动生态农业的手法在这几年间有了显着的变化。

在2008-2010年间，项目在哈尼族西满村的手法可以说是较为“典型”。那时项目在当地开展生态柚子和生态猪养殖实验。生态柚子的推动主要是通过田间技术推广的方法（如邀请社区外部的农机人员讲解柚子管理知识、带领堆肥实验等）。生态猪就用了“以本土知识为本的技术开发”方式，即结合村民常用的思考，进行合理改良，村民自己配置有机饲料。两者共通的地方是先找试验户，希望为其他村民带来示范效应。

经过两年的推动，团队发现项目活动都显得个人化，这和推动社区自给自足的理念显得不相称。活动未能带动更多村民参与，也找不到理想的切入点来突破农户之间、项目与社区之间的分割。项目团队发现：

解决问题需要村民自觉，从增加村民能够满足自己生

活的信心开始，而信心的提升让村民能够产出更多自己需要的东西（包括物质和信念），这样就可以与生态农业结合。因此，项目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带着这样的思考，项目开始顺着社区的节奏与兴趣推动，即便是社区希望做的似乎跟生态农业不沾上边。如在2009-2010年，布朗族的章朗村有一位村民从泰国打工回到村里，他发现村里和原来相像的不一样，非常心痛，想做一些事情。他加入项目组后，开展的活动更多是做如何加强民族传统文化自信，让青年人学习唱歌、开展公益事业、认识社区等，这些跟生态农业好像都不搭边。生产上他关心比较多的是手艺学习，跟老人学习如何编织。

由于活动一直“没办法进入农田”，作为协作者虽感到压力，不过也没有强行去推，因为条件还不成熟。

到了2011-2012年期间，项目团队还是没有强制去推与生态农业直接相关的活动。不过项目的思路日渐清晰——生态农业是需要依托社区的核心文化来推动的，过程中不能是外部人员（包括技术人员）主导，要社

区同意才能做。生态农业也是置于社区文化中整体来看的，而不是割裂出来。

## 协作手法一——

### 促进传统社区组织在公共议题的参与

本着以上理念，项目在社区做了不少事情。第一类是社区组织建设。

章朗村的社区组织基础比较好。社区本来已有老年组、中年组和青年组的架构。我们发现青年组的组织和动员都比较容易，它的执行能力也比较强。项目动员青年组做公益活动，如：建沙拉房<sup>2</sup>、修寺庙挡墙等，难度都不大。老年组也整理了如轮歇农业、村子的来历等，让青年组去学习。

不过，项目团队发现这些手法很有限制。动员青年组

---

2 沙拉房是一个让人休息的亭子，一般建在村内和村子附近的岔路口。修沙拉房也是村民践行赋的一种方式。

做公益活动都只是一次性活动。学习文化的活动则较为个人化，没能带动其他青年。活动也停留在“教与学”上，未能促进青年人对社区文化的反思。

同时，当项目团队想推动青年人开展项目希望关注的活动（生态农业试验、反思青年人的变化、确认文化核心等）时，进展都不太顺利，显得困难重重。

因此，项目团队采用新的协作手法——鼓励青年产生核心小组，根据个人兴趣开展活动。团队也围绕青年的兴趣来协作他们。目的是让他们在开展活动中得到提升，并使他们开展的活动在社区层面带来影响。青年组成立了兴趣小组，在习俗、歌舞、武术等项目上，青年组等方面开展了调查，并在内部进行分享。就这样，青年组的成员开始稳定下来，也逐步明确了角色定位。

可见，项目重点是放在让社区组织形成就公共议题有所行动的习惯，以及让组织的核心人员稳定下来。要做到这些，活动更多是顺着组织人员的兴趣和社区认可程度而开展不能急于立刻和项目目标挂钩。

## 协作手法二——

### 以社区调查带动社区反思与行动

项目团队是这样理解社区调查的：它是指社区成员自己或在外来人员的协作下，对自身及社区的相关事宜进行了解、研究、反思，重新认识自己和社区，针对研究发现采取共同行动，逐步形成文化自觉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社区始终是主体。它跟外人到社区进行的调查不一样之处在于，它不只着眼在调查结果的产出，更重视调查后社区自身的分享、讨论、反思与行动。

社区调查从感性和理性两个层面推动调查人员和社区对自身及本土文化的再认识。

在感性层面：它培养社区成员的文化自豪感。在开展社区活动过程中，激发社区成员对自身文化内心的认同感，并逐渐建立自信感和自豪感。它也提升社区团结与凝聚力，可以化解社区利益冲突、增加日常联系、共同开展集体活动等。

在理性层面：它帮助社区成员学习传统知识，比如手工技能、历史故事等。另外，它也有助于社区成员发现社区的共性问题，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社区存在具体问题和解决方式不太清楚的情况下开展调查，找出可能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对外部协作者来说，社区调查也帮助他加深对社区的理解。

由于社区调查的感性和理性兼备，调查的过程与结果也帮助社区为交流做准备。随着自信和对自身文化认识的增加，大家都成长起来，也更愿意出来做交流。

## 协作手法三——

### 推动跨社区交流平台

自2013年开始，项目组织了跨社区的交流平台。之前社区之间的项目的交流基本上是一对一的。在布朗族

地区，项目团队组织了阿章<sup>3</sup>交流会。第一次阿章交流会由章朗村邀请了周围的村子来讨论事情。内容主要围绕阿章是怎么来的、阿章的角色、阿章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有何职责、布朗族村与村之间有什么关系等。

到了第二次交流会，内容增加了自上次交流会以来各村行动的回顾分享。参加者也分享了村寨历史、缅寺的由来、传统节日等。会上也增加了讲故事环节。故事可以是经文，也可以是民间传说，只要有教育意义就可以了。

跨社区的交流能达到几种目的。第一，是让阿章更明确自己的身份。为他们作为社区改变的内部力量做准备。有参加者发现原来连自己的文化也不清楚。参加者也发现讲故事的平台开始少了。年轻人越来越少听故事了。交流也让参加者产生文化断层的危机感。

第二，跨社区交流无论对主办村还是参加的村都有支持作用。活动创造了认识自身文化的氛围，提供了一个让参加者互相补充信息的平台，因此激励了不同村子就

传统文化多做事情，带来实质的行动。如曼别村在第一轮交流会后受到章朗村的启发，当地一名阿章坚定了保护布朗传统的信心，回曼别后推动村子修寺庙、年轻人建新沙拉房和学习礼仪、武术等。在第二次会议快结束时，有一名年轻阿章邀请曼别村的沙弥到他的村子，以协助村民多了解自己的传统。

## 推动跨社区交流平台须注意的事情

### ① 平台中的社区需要具备差异性

差异代表着一个社区在一些方面会做得好而另外一些方面做得不足。这样交流就有意义，大家可以从对方学到东西，而非某社区永远是一个示范样板。在这个交流体系里，大家就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活力。

---

3 阿章是管理布朗传统老年组，代表村寨管理和连接缅寺的人。老人的集体活动围绕寺庙和宗教仪式，这也是阿章工作的主要范围。

## ② 培养本地协作者

项目团队相信社区内部协作者更能把握自己社区的节奏，因此鼓励参加的社区讨论申报方式、如何选择下一个主办交流的社区，也让主办社区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邀请哪个社区参与等，这样同时减少外部协作者的主导。

## ③ 社区协作者的角色

外来的社区协作者在角色定位上与社区内部协作者不同。以下例子说明作为社区外部的人员，社区协作者有时候反而有着优势：因中心寺<sup>4</sup>之间很久已没有正式交流，加上参加会议的人除了阿章以外，也有不属于寺庙系统的村干部和其他社区领袖，所以两次交流会都是项目人员与本地协作者共同主持活动。第一次会议项目人员主持部分较多，

---

4 在勐海县西定乡共有2个村有中心寺庙，布朗山也有中心佛寺，具体数量不清楚。它们分管着不同村的寺庙。举办第一轮的是章朗村是中心寺所在地，第二轮阿章交流会举办地曼别村属于曼马中心佛寺。

到第二次的时候已采取“旧人带新人”方法，项目人员的参与已较少，大部分时间由社区内部协作者用布朗语进行。

外部社区协作者也要保持对社区生活面貌的敏感度，在适当的时候提出一些议题让社区思考，起到催化作用。前文提到对“赎佛”意义和习惯的反思就是一例。

## ④ 当环境变化时，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以回应

布朗族地区原来有“七寺八庙”<sup>5</sup>这个传统网络，但里面实际的联系已经断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次阿章交流会项目团队联系了一位人脉广、有号召力的退休官员，成功邀请到非章朗村管辖的曼别村参加，他们更成为第二次交流会的主办方。邀请

---

5 它是布朗族社区给予不同中心佛寺发展出来的民间网络。完整意义上的布朗族村子都有自己的缅寺，村与村之间的缅寺是有“等级”差别的。最高级的缅寺称为中心佛寺，中心佛寺下辖若干个子佛寺。传统上，子佛寺所在的社区开展以佛教信仰相关的活动需要到中心佛寺通报，并且需要完成相应的仪式，之后方可在自己的社区举行活动。除此之外，社区之间也很多的互助活动，比如共同筹资建缅寺、节庆相互走访等。

## 反思 对话

村子的方法也结合了传统（发腊条）与现代（通过乡的行政系统），确保方法得到各村认可。考虑到阿章的工作与寺庙很近，会议的场地是在缅寺，也邀请当地沙弥出席，更在每天开会前请僧人带领诵经仪式。这些都增加了活动的影响力，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

固然，阿章交流会把七寺八庙的系统重新激活，重新承担在重大活动和日常生活中“通知联系”。但随着阿章交流会的运作，参加者更希望扩大交流的地域，而非受传统网络的限制。所以现在两个平台处于平衡运作的状态，各有角色。

阿章交流会在参加者的选择上也别于传统平台。虽名为“阿章”交流会，参加者并不只是管理布朗族传统老年组的头人阿章。出席会议的也有村干部、传统中管理寺庙的人（“巴考”）、青年组成员等。这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社区不同群体的动员。

### 与社区初次接触——谁在改变谁？

2008年项目启动不久，发生了一段小插曲，让项目协作者开始思考自己和社区的关系。

项目的目标是“实现可持续生活”。协作者发现一些外来者觉得不可思议的情况，直觉告诉他这可能是理解社区“可持续生活”的关键——布朗族社区重视实践“礼”<sup>6</sup>，有些“礼”规矩很多。一定程度上，协作者觉得这些很“繁琐”，而社区却不计成本地投入金钱和精力尽量保持这个“礼”的完整性。就是这些不同的“礼”把社区带入了有序和谐的生活。

“当时想这不就是布朗族可持续生活吗？我们不用再向外引进理念，直接来推动他们的‘礼’吧。”

协作者也注意到外来者很容易误解了社区：有一次村民分享社区互助调查结果时，他们分享如何做“礼”，什么人去干什么、如何抬东西到这家、这家又如何做等过程中的细节。参与分享会的村民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的

---

6 指行为规范。



非常积极热烈，只字不提“互助”、“帮忙”、“帮助”相关的内容。当时外来伙伴觉得村民没有按照项目要求分享。

随着对社区的认识加深，协作者发现社区其实有一套自己的语言，村民在分享时很清楚哪些是互助哪些不是互助的，协作者作为外来人如果不掌握这套语言，就会产生以上的误会。这个事件对协作者冲击很大，让协作者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把工作从“推动社区”变成“向社区学习”。

在初期的接触中，对外部协作者来说，带来的改变可能会更大。

## 路漫漫其修远兮

经过8年的互动，版纳项目固然看到一些成果，但可以做的事情还是有很多。在生态农业方面，协作者发现村民对生态农业的理解还不够全面——村民种包谷旱稻

时会使用化肥农药。问其原因，村民说做生态茶园已经占用很多耕地，剩余的地种包谷旱稻不能满足吃，所以要用化肥农药来提高产量。

更大的挑战是社区居民普遍还是把文化与生计割裂地看待。村民把信仰看得很重要，把经济也很看得很重要，但就是不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在了解到村里的农药化肥用得很多时，项目团队想从宗教角度跟村民谈。然而，村民说经济是经济，信仰是信仰，信仰和经济是不能放在一起谈的，因为信仰不能买卖，经济不能侵犯信仰。

在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时代，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很普遍的。过去传统文化是一个整体，指导着人们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行为。在“现代化”的过程里，商业和行政的理念和原则渐渐进入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话语并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以致把人们的生活拆解成为不同的板块，并由不同的价值和原则去主导。此消彼长下，传统文化的影响减少减弱，退而只守着“节日、宗教及传统仪式”的领域。项目团队认为生态农业不能从社区文化

## 感悟

中割裂开来看。也认为社区文化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反思的目的并不是要社区回到过去，而是立足在对自身文化的深刻认识上，结合对现状的分析，自行思考与决定社区的出路。这代表着文化对话的可能。

协作者需要做的，就是陪伴社区分析当今面对的挑战，并思考一些世代以来坚守的价值，为人们寻找出路时带来启示。这也是文化反思作为社区项目的本义。过去几年铺垫的平台，将让我们能更有效地推动这些事情。

版纳项目的故事，是一个社区协作者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平衡的故事。

所谓“无为”，就是创造让事情发生的条件。社区组织建设让社区有了为公共议题行动的载体和习惯。社区调查建立了居民的文化自信，也让居民更好地把握文化核心之所在；在思考如何应对新的挑战时，这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跨社区的交流平台则营造了支持氛围，让社区之间不断地刺激着彼此，并鼓励彼此作出行动。

在这个故事里，社区一直都是主角。所以，故事最终往什么方向发展，也得看主角的特质。也就是说，有为和无为要配合社区的潜力去理解。同时，各人对潜力的理解可以很不一样。在刚进入章朗村时，项目团队看重的则是村民对自然的尊重、人与人之间很随和不会发生争斗、在物质层面是布朗族村子之间的自给自足、有着传统的社区组织。这些一直都运作下来。更重要是社区很在乎它继续运作下去，而不是因为一个文化专家进去，说它有价值。

当社区协作者具备这样的视角来看社区时，他就能更好地把握有为与无为的平衡了。



## 贵州百宜与瓦窑： 参与式技术开发为切入的 生态农业经验与反思

故事提供者 詹玉平 吴美玲

“

我们不打药，蚱蜢来吃就给它吃。好的生态  
不光是林子有草，各种植物、动物都是生态，  
草也是生态，哪怕是野草。

”



## 小故事 大道理

### 小故事一：得来不易的绿篮子<sup>1</sup>

我们瓦窑，种新品种的人少。我也和别人一样，看重不同品种各自的作用，愿意把它们一直种下去。其实有些东西，我还很有感情，为了这些感情也要坚持种。

#### 绿篮子造成最美味豆制品

就拿黄豆来说吧。瓦窑黄豆有3种：一是细米豆，一是白水豆，再有就是绿篮子。3种豆的颜色、味道各有不同，“嘴”（豆的脐部）也各异。绿篮子用来打豆浆、磨豆腐口味都是最好的。我们瓦窑过“火焰会”时（瓦窑过新年的一种驱灾习俗），家家都要出钱出物。钱则用来买鸡买鸭，物则以贡献黄豆为主，每一户人家往往都将家中的绿篮子拿出来共享。这些黄豆汇集在一起所做成的豆

1 本文由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牛场乡瓦窑村小寨组村民罗秀琼口述，社区伙伴助理项目官员朱晓星记录整理，原文“得来不易的绿篮子”刊于社区伙伴电子报。（第11期 2015年1月14日）

腐，是火焰会上一道大菜。人人都企盼未来的一年中，自己可以像豆腐那样清清白白，日子也能越过越香甜。

记得我十几岁上初中的时候，我的爷爷还在世。他曾经给我讲过我们家种绿篮子的原委。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家的先人——是我多少辈的老祖公，现在已经没人知晓了——给一个地主家种地。这位老祖公一无所有，只能靠给地主家做活得口饭吃。地主很精明，他田地里所种的一切东西，在这些佃农家里都不能出现。每天收工以后，地主家里都有专人给农夫们搜身，为的就是不让他们夹带土地上长出的任何一样东西。地主的想法肯定是，只要佃农家田里什么都没有，想生活就不得不为地主卖命。

#### 老祖公艰苦智取绿篮子

这位老祖公渐渐厌倦过这种日子了。给地主干活没有任何报酬，只能得到一日三餐，以至于他有家不能回。因为即使回到家，他也仅有一方土地，却没东西可种。家里别无长物，唯有四面墙而已。他觉得应该为自己过

日子才有劲头。面对终日刻薄的地主，他想到一个主意。他发现，地主家虽然搜身，可是却不太管鞋子。抓住这一点破绽，他一有机会就把种子藏在鞋中。每次其实藏不了太多，也怕多了会露出马脚。他一次四五颗、两三颗地藏。到该脱鞋检查时，他尽可能把鞋口倒过来证明自己，可是手总会捏着鞋尖的地方——种子正是藏在那里。

从此他愿意常回家了。这一季是种豆，他回家赶忙把得到的绿蓝子豆种偷偷地栽下去，再偷偷地收获。如此经过几年，他的存种越来越多。除了豆子，也渐渐有了红米。有了种子作本钱，他离开地主也完全活得下去了，还怎能继续忍受那样的生活呢？决定离开的时候，他故意将地主激怒，被赶出地主家门，以免引起对方的疑心。回到家，他终于过上自给自足的幸福日子了。

### 弃旧种者投靠新的“地主”

现在，瓦窑也开始有人种新品种黄豆。据说，他们是

从外边买种子回来，自己也不再留老的品种了。新种、老种口味上的差异还在其次；买来的新种特别容易生虫。不打药的话，那些虫子开花时就在豆花中产卵，等结豆的时候，里面已经生虫了。老品种就很少有生虫的问题。

说来也有意思。过去为了留种，老一辈可以说历尽千辛万苦；现在有人倒愿意放弃这一笔财富去买新种来种，像是投靠了另一个“地主”：依靠别人给予种子，才能进行自己的生产，好像土地重新变得有名无实。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还真想不到！

.....  
编按：贵州省的瓦窑村过去盛行种植一种名为“绿蓝子”的传统品种黄豆，这是当地3种黄豆中，用以造豆浆和豆腐味道最好的。但原来，“绿蓝子”品种得来相当艰苦，个中有着祖辈的辛酸故事。瓦窑村民罗秀琼娓娓道来她的祖辈如何在受欺压的日子中，以智谋取得绿蓝子，成就了一代农人及其后代的自给自足生活，同时造就地道美食文化。反观现时村里人改种新品种，却落得虫害处处的困境。  
.....

## 小故事二：生态家园中“社区支持农业”的故事

蔬菜是百宜洛坝村的传统作物。因为海拔高，农户传统种植的大白菜、蒜苗、香葱等，多为小片分散，多样化种植。因此病虫害不多，用药较少或不用药。又因为当年乡政府为配合项目开展，给了很多沼气池指标到洛坝村，项目还支持农户在田间地头修建小化粪池，保证了种植蔬菜水果所需的肥料。因此，洛坝蔬菜的口碑不错。但因为交通相对不便、种植分散、种类多、规模小，到村里收菜的中间商并不多。农户只能零散地将蔬菜带到乡上出售。当时农户说，生态蔬菜是好吃，但是只能喂猪，愿意多出点钱买的人不多。2007年前后，社区支持农业（CSA）还是比较新潮的事儿。在项目支持下，百宜洛坝村村民骨干到四川郫县安龙村学习蔬菜的生态种植，以及如何对接城市消费者。学习回来后，在项目组和贵阳一个团体的支持下，王士强等几个农户尝试将蔬菜配送到贵阳市民家。几个种菜农户组成了兴趣小组，分工合作送菜。但坚持了一段时间，因为定菜的消

费者不多，品种需求和生产难协调，加之运输不便，成本高，就停止了。到最后，只剩王士强一个人种菜，一个人做配送，而项目组则慢慢淡出了对CSA探索的关注。

项目结束5年后，社区伙伴回访社区时，惊讶地发现，王士强依然在坚持配送，连续5年没断过。2016年，他种植了10亩蔬菜，养了几十只鸡，还养了蜜蜂，配送蔬菜、鸡和蛋给市民。通过口口相传，当年的客户达到了50个，他们采用预付费方式，半年600块钱，每周配送两次。配送不完的蔬菜，就拉到市场去卖，消费者还经常自己开车来采摘。

王士强还得到了政府支持——计生部门提供了20万无息贷款。这个当初最积极尝试CSA的农户，也坚持最久。他似乎尝到了CSA的甜头：“我的客户很多都是省政府、师大的。每个月100块钱的菜钱，我要的价格并不高。但是这么多年，我和他们都成了很好的朋友。”王士强说。

## 地、人、文化、事

- .....
- 地**
- ① 贵阳乌当区百宜乡
  - ② 贵阳白云区瓦窑村
- .....

- 人**
- ① 百宜洛坝村汉族，罗广村布依族
  - ② 瓦窑布依族
- .....

**文化** 百宜项目最初在洛坝开始。洛坝村是汉族村，传统文化底蕴较弱，而且洛坝的项目工作一直是以技术为中心，以经济收入为导向。

在洛坝村的生态农业试点取得一定经验之后，项目于 2008 年左右扩展到罗广村。罗广是布依族村落，选择罗广，原因之一是探讨农业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希望与社区和伙伴探讨农业的多功能性，激发实践生态农业的多元动力。

瓦窑也是布依族社区，每年农历六月六都会举办布依族歌会，敬天地鬼神，祈求丰收和平

安，以及打拼伙（聚餐）。2011 年，瓦窑被贵州省环保厅命名为第二批贵州省级生态村，2016 年被贵州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命名为贵州省首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瓦窑距离贵阳仅有 38 千米。然而其所属的牛场乡，是白云区唯一的纯农业乡镇。

.....

**事** 洛坝村由于地理方便，一直受到外界影响很大，本土农业亦面对着公司化及产业化的挑战。洛坝村曾经被百宜镇政府打造成“精品水果采摘园 + 绿色蔬菜基地 + 休闲养生居家”的现代特色农业模式，后来更以“公司 + 农户”模式建立本地品种。

像洛坝这样临近城市的乡村，近年来受到城镇化及“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越来越远离自给自足的家庭循环经济模式，变得越来越依赖市场。罗广布依族村也逐渐远离传统农



## 探索之路——项目理念及手法

业生产方式，转向旅游开发村民期待旅游搞起来了，不用再外出打工。

瓦窑除了蔬菜种植相对较多之外，并没有突出的支柱农产品。因此，在农业方面受到乡政府的关注和支持相对较少。但因有低热资源，据白云区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2018 年瓦窑将被重点打造为全区 6 个田园综合体之一，瓦窑地热村建设也将被全力推进。

.....

### 项目的初心

2005 年，新成立不久的社区伙伴为探索另类发展，开始同步启动在贵州和广西的生态农业试点，希望借此促进农村社区可持续生计和自给自足。当时的西南地区，除了农业部门自 20 世纪 90 年代左右开始推动以沼气池为纽带的生态农业模式之外，民间鲜有推动生态农业工作的项目。于是，社区伙伴支持有兴趣生态农业的科研人员开展试点，以农业技术为切入点，开始生态农业的探索。

贵阳市的百宜和瓦窑社区是当时的试点，主要合作方是农科院的科研人员。项目从 2005 年起步，一直持续到 2012 年项目结束。8 年的时间里，项目经历了理念和技术培训、兴趣小组等社区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参与式技术开发，农民“二传手”的培育、社区支持农业的探索、以及“生态家园”的尝试等多个阶段。以科研人员为主的两个项目团队成员也经历了技术为主到社区为本，注重社区参与，结合传统农耕文化，从生态农业拓展到生态家园的洗礼和经验累积。

## 项目手法一——生态家园框架的应用

贵州的农业项目过去一直是以农业技术为切入点探索生态农业，文化元素就像一个点缀。以罗广村为例，布依族很爱唱山歌，但在当时，无论是对协作者来说，还是对有农业背景的项目伙伴来说，都不知道如何将农业与山歌挂上钩。大家感觉农业和文化，还是跨界很大的两个领域。有时候组织一些活动，村民们山歌唱完了，就开始谈农业了。加上我们也听不懂布依族的语言，所以这样的机械“结合”是很勉强的。因为没有协作的经验，村民们也觉得就是唱唱歌，既不是过节，又不是过事，慢慢也没了兴趣。所以，往后的活动，还是落在了农业生产方面。

基于以上限制，项目团队开始思考如何让项目伙伴及村民能从生态农业技术层面的关注，扩展到对农业与生活、个人健康、价值观取向上的理解。团队与合作伙伴到泰国学习以生态家园为框架的课程，后来在百宜和瓦窑两个项目进行评估时，尝试以生态家园框架来总结

过去社区出现的变化，有哪些与项目有直接关系，有哪些与项目只有间接关连。这次的经验，主要不是以评估项目成效有否达标为目的，而是希望通过框架，让村民发现社区的变化，思考这些变化之间的关连，如农耕对森林和物种的保护，以及与人的健康的关系等。同时，亦希望借此向项目伙伴展示一个整全的可持续生活的思考框架，让项目团队能跳出技术层面的限制，联结到生活及文化上。以下节录自当时以这一视角分析的项目发现报告：

生态家园框架与文化反思分析框架相似，有4个面向：世界观、生态、社会、经济生计<sup>2</sup>。

---

2 编者注：生态家园框架原是全球生态家园网络（Global Ecovillage Network）关于城市和农村生态家园的设计，社区伙伴可持续生活教育参考其部分内容并本土化。

---

## 世界观层面的概念表述

世界观在“生态家园”的概念里，包含人们对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认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自然界里，万物有内在存在的价值，而非用以人为中心的实用价值来衡量。人们对发展模式，或是美好幸福生活的理解，并非是物质增长的线性模式，而是包含生活各个层面，包括传统与现代知识的结合。对以上各点的领会，源自个人的觉醒和批判思维的建立。

---

## 村民世界观的改变

瓦窑百宜村民开始关注个人、社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百宜基土村的村民提到，整个生态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是要通过集体的力量来保护。瓦窑的村民也说，生态环境变好了不是哪个做好的，而是社区内所有人一起来做。对于生态农业，村民认为需要集体的努力，由整个社区来完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大家好才好。”“他们不搞（生态农业）对我们影响也大，破坏了我们生态环境，我们种的一些老品种也被他们地里的杂交品种搞坏。”

---

## 村民开始产生对生态家园的想象

也许是项目组曾与村民沟通过健康家园的概念，在此基础上瓦窑村民对何谓生态家园有了初步的想法。自从在村里举行过健康漫步之后，有些村民开始重视环境卫生，而且与生态农业连接起来。村民说若居住的卫生环境不好，就不能生产出健康的蔬菜，养殖出健康的家禽家畜。他们引用项目组的讲解，指出搞生态农业吃到了健康的食品，减少生病，但如果环境不卫生，人照样可以生病。村里的人确实开始着手搞好家居及村寨的环境卫生，情况的改善也比较明显。

总的来说，村民设想的生态家园包括各样元素：个人有文化、知识，身体安康、家庭和睦，社区团结互助、尊老爱幼，老年人把传统风俗和规矩传给年轻人，自给自足和资源循环利用等。

同时，村民对农村生活和农民身份有正面的看法：参与项目的农户对村民的身份有较强的认同。他们为自己的农产品得到消费者的认同而感到自豪，为能保护生态而感到自豪：“与外面的生态比，我们的好得多，外面的一个小山都是人工种植的，不像我们这里都原生态的”、“生态改善了，参加生态农业的村民和没有参加的，不少都认为住在农村好，而且食物和饮用水也比城里人吃喝的健康、卫生”。

对于保护环境，村民开始有一份主体意识，这也同时加强他

们的自信与自豪。在瓦窑社区，项目团队问村民生态环境变好的原因，是项目的因素还是非项目因素主导。村民认为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多方原因，如建沼气池——因此不用到树林砍柴；村民收入高了，可以买煤来烧；退耕还林有补贴，村民有栽树的义务；立下村规民约，聘了护林员；生态农业的理念加强了村民保护环境的意识等。事实上，项目和非项目的因素（如政策）在生态的改善上起着相互的作用，村民在分析原因时，直观认为是项目起决定性因素，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他们对项目有感情和拥有感，另一方面也可理解为村民对生态的感情加深了，他们希望自己的角色由被动回应政策，转为主动保护生态，是一种主体意识的体现。

---

---

## 经济层面的概念表述

经济层面主要关注社区经济的可持续性，主张合适的、不过度开发的生计模式；也关注本土经济，减少对外或世界经济系统的依赖，增加社区自给自足的能力等。

.....

## 村民通过田间试验增加品种和产量

瓦窑社区的村民对老品种有感情，认为它适应性强，抗病能力高，而且营养丰富，不用农药化肥，对土壤好。村民也懂得些覆盖的土方法，他们对比了传统的做法，如以牛粪薄薄的覆盖，没有新学会的用草覆盖那样保水，草也不会长出来。

对于新知识，村民也是抱开放的态度接受的。如百宜罗广的村民提到2008年到湄潭参观，学会水稻套种的原理，回来后便在田间做试验，结果产量上升，而且口感亦好。稻田养鸭和种蔬菜的知识，村民也在村里认真试验。

---

## 村民经济范畴的改变

自给自足是经济层面的体现，例如不用花钱买种子和化肥，可以多样化种植保证食物来源丰富和安全等。瓦窑的农民很有试验精神，而且很为自己试验的成果自豪，例如掌握覆盖技术最适合用在什么作物上，哪种作物跟哪种作物套种的效果最好，以及能把老品种保存下来等。

瓦窑主要通过“生态种植——生态养殖——土壤培肥——生态种植”循环方式进行生态农业试验。生态种植方面，用地和养地相结合，施用农家肥，物理或生物防治病虫害等；生态养殖方面，倡导农户房前屋后放养土鸡，稻田放养鸭，果园和田间地头养鹅，生态养猪，猪粪进入沼气池，沼液用作有机肥；土壤培肥方面，采用沼液沼渣、菌渣和种植绿肥的方式培养土壤。以上都是一些减少对外依赖的例子。

---

---

## 生态层面的概念表述

这一层面关注世界观在生态部分的实践，如社区里绿色建筑、本土食物与农业的循环系统，水资源等，当中最重要是关于整全生态布局的想法和设计。

---

## 养蜂与生态系统

瓦窑的生态农业工作在项目后期也逐步拓展到生态家园建设。而养蜂，则是将农户的视角从关注农业生产扩展到关注生态系统的切入点。大寨自然村的老支书等几个农户，一直都有养蜂的习惯，但并没有其他农户效仿。农药的使用给蜜蜂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也只有养蜂户深有体会。为加强农户的农业生态系统观，项目组邀请养蜂专家到瓦窑分享蜜蜂对农业生产的作用，以及使用农药伤害蜜蜂、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业生态系统的案例。此外，养蜂专家还与农户交流了养蜂技术经验。经过培训和学习，一些农户开始养殖蜜蜂。小寨的班小芬家，如今养殖了60多桶中华蜂，2016年一年销售蜂蜜收入3万多元。

---

## 村民生态范畴的改变

村民特别是参与项目的农户，对生态的理念有相对整全和多层次的表述，他们能够把居所——土地——和森林放在一个整体来看待。百宜田坝村村民认为生态农业有利于健康，不仅是种的人和吃的人的健康，也包括山上动物的健康。瓦窑村民也说，意识到原来农药对野生动物有害处，以及生态系统中物种之间的相互依存：“鸟、老鼠等吃我们施放农药的庄稼就死，其他动物吃它们也接着死。山上雀鸟多了有好处，可以为我的庄稼和树林拣虫，还可以传播种子，把其他植物种子带到我们山上和土中。不好的一点，就是野生动物多了，就会破坏我们的庄稼……反正够吃了，留一点给它们吃也无所谓，只有山上变热闹了，我们才有好的生态环境。”

---

---

## 社会层面的概念表述

“生态家园”理念里，社区或社群生活中，人们不以个人为中心，不竞争，强调团队精神和合作。每一个人都可以培养出领导力，社区里存在拥有现代和传统知识的能人。人与人之间互助平等，互相尊重，有解决纠纷的机制，能够找到平衡点。同时个人会控制欲望，节约资源。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强调建立世界观，尊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社区内的组织与别的社区建立交流的网络。

---

### 1. 村民分享知识，学习动力提高

村民认为生态农业项目，能营造村里交流知识的氛围。瓦窑的村民说：“以前我们各做各的，非常保守，不交流，有好的种子和技术，都不告诉别人，生怕别人比自己好。现在看到别人种什么，就去问，就去学。”在这方面，一些热心的二传手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他们会把自己试验的成果，与大家分享。有村民提到，交流经验和分享知识，增进了大家的感情，让人心情愉快，矛盾也会自然减少。

在百宜的罗广村，外出学习的村民，会将一些学习的体会以

及一些经验张贴出来，供其他村民学习，或直接与没有实践过的村民交流培训的内容。

.....

## 2. 生态农户、二传手能力提高，自信心增强

二传手与生态农户由于外出参加交流培训的机会比较多，他们又常常作内部交流，因此相对于其他没有参加项目的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识比较深刻，会考虑到人与生态和谐的层次。

二传手大都有很强的责任心，他/她们会要求自己先实践学到的知识，再把试验的心得传给其他人。因此他/她们为自己能掌握技术而增强自信。

项目早期对二传手的培养，较侧重生态农业的理念和技术的掌握，后来的培训，加入了一些社会技巧和团队建立的内容。事实上，项目的设计也要求二传手与外界联系，同时要组织农户生产。有的二传手说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如何与小组成员间的协作。有些二传手开始注意到自己是团队里的一分子，很多工作是需要团队里沟通和分工合作才能完成。

.....

## 3. 互助合作，解决矛盾

有些村民体验到知识共享有助化解矛盾。例如在瓦窑，过去种果树的没几户人家，常常果子还没成熟时，就给偷完。自从大家通过培训掌握种果树的技术后，种的人多了，偷的情况没有了，也消除了人们的猜疑心。

百宜的罗广村村民可能本来就比较团结，因此往往以协商和谅解来解决问题。例如稻田养鸭，鸭子跑到别家的田里，没有引起很大矛盾，都说打个招呼就可以。他们会共同商讨灌溉水的分配和饮用水供水的管理问题。在小平山村，几年前曾经发生过鸡瘟，由外来鸡所引致，后来村民达成共识，形成一个村规民约，不准从外面买鸡回来，大家都会遵守。

---

## 项目手法二——“二传手”社区组织的推动

做生态农业，单家独户很难，因此加强社区组织建设是当时项目非常注重的内容。在百宜洛坝村，项目组培养“二传手”并协助他们与其他对生态农业感兴趣的农户组建生态农业兴趣小组。兴趣小组每周二晚上聚会，学习交流生态农业相关的理念、知识、技术、管理等经验。项目组成员常常陪聊到深夜，提供必要的技术咨询和指导，倾听村民的需求，与村民商讨项目的实施方法等。这一做法也被政府部门作为“农民远程教育”、“农民文化家园”建设等的典型予以宣传。此外，还针对性地成立了堆肥兴趣小组、折耳根兴趣小组等。

瓦窑在社区组织建设方面，也采用的是“二传手”的做法，在每个寨子发展几名二传手，组建兴趣小组。以兴趣小组为平台推动项目及生态农业的试验。不同的是，瓦窑的二传手多是妇女，而洛坝的二传手多为男性。这与项目团队的性别构成有关。瓦窑的项目团队一男三女，所以妇女的工作做得比较细致，而男人的参与

不多。百宜项目团队全为男性，因此二传手也只有个别是女性。瓦窑项目团队对生态家园的概念兴趣较大，基本上顺着村民的节奏，一步一步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推动改变，同时由于瓦窑的二传手以妇女们为主，更从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作为出发点。

瓦窑村民老罗是个例外，不同于其他男人，把农业的事情多交给女人干。他对生态农业兴趣很浓，成为为数不多的男性二传手。2008年的凝冻，让老罗在村子里出了名。别人的大蒜都被冻死了，而他家用青蒿等覆盖的蒜苗不但没有冻死，还长得郁郁葱葱。老罗是个爱钻研的农民，项目期间，他积极试验各种覆盖原料，进行对比试验，还在山坡上开展堆肥示范。免耕种植的蔬菜让当年参加农民田间学习班的滇、黔、川、桂4省区农友赞叹不已。可惜的是，这一相对需要一次性投入较多劳动力的土壤改良办法并没有被其他村民所接受。无论是堆肥，还是免耕栽培，都没有在社区推广开来。



## 二传手培养的经验

项目在瓦窑及百宜社区建立二传手机制，带领生态农户小组及其他村民学习。生态农业的概念得以在社区推广和实践，并且引起越来越多农户的兴趣，二传手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从不同二传手的访谈表述中，可以看出他/她们在生态农业推广的过程中，承担了多重任务，以及村民的期望，包括示范户、组织生态农业兴趣小组学习、指导实践、向村民传播知识、协助项目组与村民沟通、对外联系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及组织小组生产等。职责的多寡与比重，会因两个项目在社区介入的程度而异，但是二传手有多重的身份，是普遍存在的情况。

两个项目点上的二传手，大都非常尽责和投入，但是多重身份的现实，可能会带来以下问题：

- 二传手的职责范围过于广泛，对个人及他们的家庭带来压力；
- 二传手的身份认同与项目的存在密不可分，因能

力和观念，他/她们有的会把个人的责任范围等同项目框架内的任务，例如只管项目户，未能兼顾非项目户的兴趣和需要；

- 二传手有时是项目联络人的角色，身份涉及资源分配，在推广技术时，得不到村民的信任，这种情况在项目初期比较明显；
- 在项目策略里，二传手是项目扶持的重点，希望他/她们起带头作用。但是几年下来，对二传手的重点培养亦有可能加大了他/她们与村民之间的距离，产生彼此的误解。

因此在建立二传手机制时，可在以下各方面多作考虑：

- 二传手的定位要清楚，考虑把学习和技术推广的功能，与组织生产和销售分开，否则潜在的风险就是学习变得以市场为主导，未能兼顾非社员的兴趣和需要。

## 反思 对话

- 如何把二传手转化成为社区内在的机制，让他 / 她们感觉到自己不是要完成项目的任务，而出自个人对社区的情感动力和对生态农业的热爱。理论上二传手不会固定少数人身上，而是一个可以扩大的团队，照顾更多人的参与。
- 对于二传手的培养，除了知识和技术的探索，要加强世界观和社会技巧的培养，加强对生态农业的整全认识和在生活中实践的动力。

相比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社区，城郊农村的生态农业探索更易受到政策和外部环境的影响。项目结束之后5年的回访发现，无论是百宜还是瓦窑，整个社区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改观。无论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结构，还是产业结构，都有了很大的调整，这与当地政府的政策影响不无关系。虽然当年与项目同行的二传手，至今仍然自愿选择生态农耕，但是项目并没能在社区形成整体的氛围，以至村民未能更有意识地思考社区往后发展的方向。

这与项目开展时缺少社区参与机制的设计有关。开始时项目以参与式技术开发为切入，协助社区和村民向生态农业转型，希望借此促进社区对可持续生活的探索这种策略，具有快速调动社区兴趣和参与、及时回应社区需求的优势。在农业专家的协助下，还能较快地探索出适合当地的生态农业模式。这或许也是社区伙伴从百宜和瓦窑项目中学到的最重要经验。然而，当项目后期从农业拓展到生活，希望在农民的价值观和意识层面，甚

## 感 悟

至生活方式层面有所改变时，以二传手为主导的手法便碰到了瓶颈。正如百宜项目组一位成员所言，当百宜的生态农业项目发展到生态家园阶段，开始关注传统文化时，他感觉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不知道怎么去推动生态家园建设。对于农业和文化，他觉得是两个跨度很大的领域。二传手是以项目为主导的外生机制，并没有深入社区生活肌理把生态农耕与生活接轨。因此，项目在协作社区参与的机制时，宜多考虑发展传统的社区学习或互动机制，提高多元人群参与的可能性，以创造一种氛围，延续生活层面的探索。

从影响评估的角度看，两个项目究竟给社区留下了什么呢？回访发现，项目撤出之后，由于外界变化和政策影响等原因，项目成效的可持续性受到很大限制，但在个别社区骨干村民层面，却依然看到意识的改变。

生态农耕强调的是整体观和系统思维，生产技术与社区生活互相牵连，因此若要技术和意识落地生根，项目实在有必要从技术切入扩展至生活层面。生态农耕的推广，一半与物资技术有关，另外一半可能就是针对人的工作。要改变人们的意识，从以个人为中心，变成看到个人与社区的关系，以及把事情放到生态的层面思考，就离不开情感的焕发、社区意识和对地方的归属感的培养。这也是为什么项目后期试图以生态家园框架，把项目策略从生态农业技术扩展到生活层次的原因而社区需要更多的时间和集体行动，才可以达到有可持续性的意识改变。



广西南丹：

## 从水稻到可持续生活的探索

故事提供者 詹玉平

“

协作者在认同文化反思与生态的重要性后，还需要有方法将理念与社区沟通及付诸实行。这时，我们需要注意与社区沟通并不是指一部份人或一个人，假如项目只有农户与项目组的交流，没有社区间农户的交流平台，很容易成为项目的软肋。

”



## 小故事 大道理

社区伙伴在南丹县白裤瑶社区开展项目超过 10 年，目睹旅游开发的浪潮进入本来是半农半牧的传统社区。现代化冲击加上项目组人员的更迭让项目发展与经验整理出现很大的难度。过程中我们看到项目人员的付出，社区曾被燃起又冷却的热情，以及项目结束后仍坚持生态农耕的村民。南丹的故事，呈现着机构在文化反思与农业道路上艰辛的摸索，每一点经验都转化成为养分，丰富着我们的反思与行动。

### 小故事一：曾经的热情

南丹社区村民对生态农业的热情曾经这样地被燃起。2008 年夏天，村民和社区伙伴参加了在贵州瓦窑举办的种子交流会，燃起了大家对老品种的热情。回去后，大家开始商量在老品种这个议题方面可以做点什么。通过一番调查，项目团队发现社区除了水稻，其他如玉米、小米、棉花、黑猪、瑶鸡、蚕等都是老品种，

传统种养的经验保留得很好。而水稻呢，几乎全是杂交稻，而且用不少农药和化肥，对环境影响较大。不过，当时主要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出发，而没有太多考虑农业与传统文化的关联。除了社区层面的生态种植尝试，如自制植物农药防虫、停止使用化肥、采用农家肥、开展老品种试验之外，项目还组织了大量外出学习活动，包括到贵州、四川等地的考察学习。

我们看到平静的社区起着涟漪。尽管白裤瑶有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但是主流的现代化观念，让他们有些看不起自己的文化，显得不够自信。通过跟外界的交流，村民发现自己也有类似的替代化肥农药的东西，原来自己也很“科学”，从事生态农业显得更有信心。如 2009-2010 年期间，南丹大旱，杂交水稻基本绝收，而老品种水稻还是有一些收成。此外，一系列的生态农业培训和试验，让农户认识到了本地资源的价值，认识到了农用化学品的危害，增强了实践生态农业的动力。甚至有些农业培训也吸引了很多妇女参加。有一次做农药健康培训，来了 40 多个人，很多妇女也很活跃。这

些变化，与村民外出学习，交换到了地方品种，也增强了从事生态农业的信心和决心有很大关系。

传统文化方面，作为外部人的项目组也逐渐认识到白裤瑶的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循环原则，原来白裤瑶的农耕文化与生态农业有很多吻合之处。例如用稻草喂牛，牛粪进入稻田做肥料等传统农耕实践本身就是很生态的做法。此外，农耕仪式呈现了白裤瑶人的世界观和对可持续生活的追求。

这时我们看到社区在两个层面上的改变。一是在生态农业的探索上，看到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大家在“种得健康，吃得健康”的理念上亦有所提升；二是村民的试验精神被激发起来，说到这，就不能不提村民黎友明的故事。

## 小故事二：延续希望

就像村中古老的土房子愈来愈被水泥房取代一样，生态农业面对这种现代化挑战和村民回应的努力与挫折也交替出现。

项目推行了约一年后进行终期评估，地方项目人员忧心忡忡地跟协作者说，村民对生态农业的积极性越来越低，他的工作很难做。一个主要原因是过去比较聚焦水稻的生态试验，但因为村民的水田面积小，只能勉强维持全家人的口粮。而前两年的试验发现，尽管不用农药化肥也有收成，但产量却是减少的。来自广西水稻研究所及外出交换的常规品种，尽管也有抗旱抗虫耐贫瘠等特性，适合当地生长，但产量还是赶不上杂交稻。因此，愿意继续生态水稻种植的村民只剩下三五家。

不过，虽然保育生态农耕在白裤瑶波折重重，但只要有人仍坚持，点滴仍是希望。

当中对生态农业最怀热忱的是 50 多岁的黎友明，他多次召集村民开会，动员大家坚持生态种植，虽然最后

收效甚微，但他仍坚持着生态农业的试验。

在项目影响下，黎友明这些年一直在钻研技术。从水稻品种对比试验，到杂交试验，都一丝不苟。每年试验20~30个水稻品种，田不够就在屋顶上，把水稻种在塑料桶里做试验，通过参加品种交换及外出学习等机会，他收集到了20多个常规水稻品种，每年都进行品种筛选试验，并进行提纯复壮，多年来一直坚持做。他说，“无论产量高低，我都会把种子留下去。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天灾或人祸呢？只有种子留在自己手里，才有主动权。”

友明叔不但自留水稻种，自拍生态农业试验短片，他更萌生建立家庭种子库的想法，希望把自家建成一个社区生态农业学习中心。项目结束后，他还在继续他的生态农业探索，包括选育适合当地的水稻品种，从事野生果酒和酵素加工等。并与城市的消费者建立了社区支持农业（CSA）的互动关系。在他的带动下，侄子去年也没有出去打工。

在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和传承文化两者的拉锯下，白裤瑶社区仍有不少村民竭力与发展大潮共存，社区在农业工业化的影响下，当地仍有有心人执着传承生态农耕，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希望。

## 地、人、文化、事

.....  
**地** 广西南丹县里湖乡  
.....

**人** 白裤瑶  
.....

**文化** 白裤瑶是瑶族的一个分支，主要分布在广西南丹县里湖乡、八圩乡，以及贵州荔波县的瑶寨乡。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白裤瑶为民族文化保留最完整的一个民族分支，被称为“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时至今日，每个白裤瑶人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饰，社区保留着隆重而完整的葬礼仪式，有着本民族传统的节日“小年”、“年街”，以及社区传统宗族组织“油锅”等。在原始氏族公社时代结束后，宗族组织“油锅”成为白裤瑶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

.....  
**事** 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土地被划为以家庭为单位来经营。但白裤瑶村民一直记得各个“油锅”原有的地块，也保留着相互认同的地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本封闭的白裤瑶社会开始越加频繁地与外界互动起来。90年代中期，第一批白裤瑶人外出打工。本世纪初，当地政府开始推动白裤瑶旅游业发展，甘河景区因此出现。2010年，里湖社区王尚屯成为白裤瑶地区第一个整村推进的新农村建设试点。2014年，里湖集镇实施风貌改造，打造白裤瑶风情旅游重镇。白裤瑶社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  
.....



## 项目的初心

2002年，刚刚成立的社区伙伴团队希望探索有别主流的发展模式。但究竟什么是另类发展，大家也说不清楚，于是先从推动一些与另类发展相关的学习开始。最开始从传统文化起步，在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的协助下，举办了一个“传统知识和可持续生计”的工作坊，邀请了贵州和广西的伙伴去学习传统知识和生计的结合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做一些什么干预。这学习产出一系列小型的行动研究，就这样，机构从“传统知识与可持续生计参与式行动研究”开始与白裤瑶开始长达十年的缘份。

社区伙伴成立伊始，在生态农业和文化反思的摸索上仍属空白，因此项目思路仍离不开农村发展、改善生计的手法。

2007年，机构开始谈“可持续生活”这个概念。尽管说不清楚可持续生活的内涵是什么，但大家已经开始有些共识，抽离生活而谈生计不是机构想做的事情。于是采取了边做边学的策略。南丹项目也由此加入文化传承与生态农业结合的元素，通过试验、交流和学

习培训，初探社区可持续生活的路径。

项目选择了从水稻入手，就像以上故事所讲，这阶段通过向外交流学习，燃起了包括妇女在内的部分村民对生态农耕的热情和尝试。不过，这时期项目仍面对不少挑战，如文化与语言上的差异与社区互动较薄弱等。一直到了项目中期，才开始“向内看”，寻找自己的核心价值，加强传统组织与现代管理对话，也就是社区管理委员会如何跟白裤瑶社区传统宗族组织“油锅”对话。

# 探索与发现

## 1. 推动内在力量：心的觉醒

项目从2003年开始，到2013年底结束，社区伙伴在南丹白裤瑶社区的生态农业探索，经历了整整10年时间。要说一个文化反思的项目是否对社区带来改变，最重要的指标不是传统文化在形式上的恢复，又或是多少村民种了多少面积的生态农业，应该着重看村民和协作者的“心”的改变。在南丹，项目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不少的生态农耕上的成果，可是许多村民在生计冲击下立场会变得不坚定，但当中成功的例子是项目培养了像黎友明这样坚定的热爱生态农业的二传手。尽管项目自2014年开始没有再继续生态农业方面的工作，但是因黎友明对整全生态观上不懈的追求，在没有项目支持下，黎友明仍依然活跃在广西地方品种保护平台、青年实习生项目、南宁都市农墟等网络中。他的行动，感动了包括南丹白裤瑶年轻人在内的一大批广西新农人，开始重视和学习地方品种保护，开始实践生态农耕。

此外，超越农业的范畴，项目培育了一批白裤瑶文化爱好者，促进了他们对白裤瑶文化的关注、热爱和保护。他们于2011年成立了白裤瑶民俗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开始白裤瑶文化的整理和抢救工作。另外，一批在家的年轻人，通过项目启发和影响，开始拿起摄像机，记录白裤瑶的传统文化和习俗，记录社区的变化，成为国内社区影像圈的一股重要力量。无论是文化精英，还是年轻人，都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更强了。他们开始反思主流的教育系统，反思旅游发展模式，并一步步通过行动来推动改变。

文化反思与生态农业好像两条腿走路，生态农业基本上是传统文化的一部份，无论是从农业入手，还是从文化活动入手，最终要找到交集点，这就是文化核心价值在社区不同层面的展示，他们不是各自为政，而是互相影响。

## 2. 脑——理念与反思

### 文化反思——如何突破文化差异的限制？

无论协作者进入哪个民族的社区工作，都一定面临着文化差异。即使项目人员是本族人，也只能是拉近这差异的距离，地域以及成长背景的不同令协作者以及社区存在或多或少的文化差异。可是，这不是协作者对文化反思工作却步的理由，反之，应是思考如何可以突破这限制。

协作者需要提高自身文化敏感度。如前所述，尽管多年来，项目都尽量寻找南丹本地的伙伴来推动社区层面的工作。然而项目团队对白裤瑶文化的认知仍有一段距离。以农耕为例，20世纪59年代前，白裤瑶是游猎民族，农耕历史不是很长。几次项目评估，尽管从外部人的视角去看，认为白裤瑶有一定的农耕文化底蕴，也屡次建议去探索农耕文化与生态农业的结合。但是，项目尝试找了这么多年，也没有找到很好的结合点。因此在现实温饱问题的挑战下，项目未能在社区得到普遍的认同。

### 项目人员需要有整全的视角与思考

具文化反思的生态农业项目团队需要与社区一起慢慢地从农业范畴扩展到本族文化价值中的生态观的寻找，就像本项目团队通过不同活动去鼓励村民认识传统农耕文化背后的生态原理这板块上下工夫。可是从后面几年的项目实践来看，这部分一直是项目很难突破的地方。回头看，项目团队的社区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障碍，这样情况下更需要协作者本身对文化反思抱着认同的态度，对当地传统文化抱着好奇开放的心态，配合社区工作经验和方法增加对社区的了解以及与社区之间的互动。

例如，白裤瑶传统上是游耕民族，水稻于他们是新生事物，因为受到壮族和汉族的影响，开始种植水稻，主要是从生计的考虑出发，与他们的文化有一定距离。项目人员花了很多时间在做水稻项目，结果只能吸引一小部分对种植试验感兴趣的人，所以根本没办法进一步推动。今天来看，如果跳出种养殖来看大农业，或许更有可以与文化结合。比如白裤瑶的服饰，从种

棉花、纺纱、织布、刺绣、蜡染、养蚕到缝制衣服，每一道工序都跟他们的历史、文化、农耕关系非常紧密。无论是棉花，还是用作蜡染的粘膏，染色的各种植物，都跟村民们一年四季的农事安排相关。

### 3. 手——组织及推动手法

#### 社区交流平台与传统社区组织的重要性

协作者在认同文化反思与生态的重要性后，还需要有方法将理念与社区沟通及付诸实行。这时，协作者需要注意与社区沟通并不是指一部分人或一个人，虽然项目团队从2003年就开始启发村民成立社区管委会。然而管委会的工作仅局限于小基金的管理，而没有发挥社区村民分享平台的作用去推动生态农业工作，而项目对传统社区组织“油锅”制度仍未摸清楚及建立关系，影响了社区的集体行动与参与。项目团队思考经验，推动内在力量的改变，不能只限于个人，

而是以社区组织作为平台去推动，心手合一、心之觉醒，社区自然会有集体行动去推动改变。

社区交流平台的推动，亦需要跳出传统自上而下的救济式扶贫工作方法的思维，采取自下而上把握社区的需求，调动社区的主体性的视角。这样在项目设计上，才更能拉近与村民实际需要的差距。

南丹项目的经验是，虽然早期生态农业曾经燃起一把火，但因为项目组过去用了很多精力去推动博物馆和学校工作，对社区内部的理解和组织反而没有投入太多精力，在“油锅”等传统组织上了解不深，就限制了协作者去理清社区内部的文化脉络和网络。因而，无论如何努力，都没有找到社区内部的骨干作为抓手，没能理解内部的视角，发动内部组织也因此受到限制。

#### 从“往外看”到“向内看”的社区骨干培养

项目协作者曾经尝试通过社区交流学习来带动社区骨干进行社区内部组织及学习，但假如“内”“外”没有

平衡好，就很容易忽略自身文化特质，同时限制了社区的参与。团队虽然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南丹项目，回头看，依赖外部学习的活动虽然带起一部分社区骨干，但却因为没有了解和向社区传统组织“油锅”借力的关系，令社区骨干、社区组织和学习工作推展不开。

## 感 悟

社区伙伴在白裤瑶地区工作的 10 多年，推动社区的工作同时也是自我反思和学习的过程。感谢白裤瑶村民的接纳，让不同的伙伴、不同的同事，在不同的阶段，通过各种尝试和实践，从而提高了各自对白裤瑶社区，以及对如何协助社区工作的认识。外来人对社区的影响有限，社区却改变了外来人的不少观念和做法。

手法篇

## 转变力量的回顾



## 协作者文化反思的 能力建设

社区伙伴综合能力建设团队

“

在与泰国协作者交流时，他们提出协作者的自我觉察和文化反思有着这样的关系：当协作者找到自己的根，有着历史意识、文化身份和价值观的认同，他内心会变得强大，不容易受外界的观念左右。

”

### 从“心”、“脑”、“手”思路入手

文化反思跟任何理念一样，从想法到行动都需要一个过程。在这当中，社区协作者的能力建设非常关键。较为整全的能力建设活动思路需要触及“心”、“脑”、“手”三部分。在文化反思的议题中，“心”指社区协作者的动机——从他们本位上看，为什么学习文化反思 / 文化视角是有意义的？“脑”是指文化反思的知识点或相关理念；“手”则是在社区协作者发自内心地认同文化视角的重要性后，有什么方法可以将理念付诸实行。

过去我们在文化反思能力建设工作坊中有一些尝试，在这里所分享的经验以这些活动为主。参与活动的社区协作者有生活在社区的村民，也有平常不在村里的社区工作者，活动设计会因对象的差异而作相关调整。“文化反思”虽然不容易解释，但从过去与协作者在能力建设活动中的互动，也碰撞出不少珍贵经验。这里探讨了设计文化反思能力建设活动时应注意的地方。

## 协作者的准备：探究社区文化的表里意义

无论能力建设活动对象是生活在社区还是社区外部的协作者，在设计时都需要注意理论和实例的结合。如果培训内容只是流水账地列出某个村寨文化的细节，如服饰如何设计、独特的草药有哪些、仪式怎样做，参加者只会停留在文化表象层面。反过来说，如果培训只说很多抽象的理念，如文化的整全性、动态特质等，首次接触这些理念的人会觉得很难理解。若理念能配以当地文化例子演绎，就能相得益彰。

因此，在设计能力建设活动前期，作为培训团队，我们需要对参加者所在的村寨或所属的民族文化做一点功课。做法可以是先拜访一些熟悉当地文化的关键知情人，或是邀请这些关键知情人到场说明。关键知情人可以来自社区外部（如民族学者），也可以来自社区内部（如寨老）。重点是他们对当地文化的认识不停留在表象（what 层面），也能解释表象背后的原因和核心价值（why 层面），以及这些核心价值如何体现在村寨生活的其他方面。

现实中不一定能立刻找到“完美”的关键知情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本着文化视角，提前做一些访问或踩点，为活动准备更多例子。

## 文化视角与我何关？触动参加者的心

设计文化反思能力建设活动时，组织者需要了解工作坊参加者的兴趣和期待。这样能帮助我们设计贴合参加者特性的活动，更容易调动参加者积极性。

过去我们的能力建设活动对象主要有两类：日常生活社区的社区协作者（内部协作者）和不在村寨生活的社区协作者（外部协作者）。比如说，一次针对社区内部协作者的活动中，我们分析参加者主要是社区青年，他们正为自己“根在哪里”、“要留在村子还是到外面生活”而困惑。他们希望对社区有贡献，但也关心待在社区生计如何保障的问题。另外，我们活动也经常面对外部协作者。因为他们一般是项目人员，较容易倾向从项



目角度出发，往往只看到社区文化的某个方面（如生计、农业、生态保护、物种保护等）。

为社区内部协作者设计培训，我们要回应“为什么我需要认识村寨文化”，针对外部协作者，我们要回应“为什么社区工作需要文化视角”。

在文化反思的培训活动中，我们会让参加者从个人层面出发，看到文化和自己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参考了 Tim Cresswel 有关“地方”（place）的论述<sup>1</sup>。“地方”是载有主观和客观意义的空间，如历史（知识）、身份认同 / 归属、经验（感官）、记忆、情感甚至责任感（地方感）。它与“景观”不一样，后者是被欣赏、被观察的，观察者在景观之外。如果把一个空间视作“地方”，就代表着我们也在里面生活，是局内人。探讨社区文化，社区协作者需要鼓励社区居民用局内人的视角把这片“地方”描述出来；而回到参加者个人层面，我们也进行过以下活动，让参加者体会局内人的“地方”视角。

---

1 Tim Cresswel. 地方：记忆、想像与认同 [M]. 徐苔玲等译. 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

---

## 活动例子一

### 我在村寨的快乐时光

在一次对象是社区青年的培训中，我们邀请参加者以说故事的形式，分享他们在村寨的快乐童年时光。我们希望这样能调动青年对他们村寨这片地方的情感、记忆和感官经验。在说完故事后，我们也帮助参加者比较过去和现在村里的情况，看带来什么样的思考。

.....

## 活动例子二

### 我的文化印记

在一次对象是外部社区协作者的工作坊里，我们邀请参加者分享自己名字的由来、家乡食物和家乡习俗。希望这样能唤起参加者的回忆和情感，并看到文化就在日常生活中。文化是一个既共同又独特的标记。共同是因为它只对某个社群的人才有意义和唤起情感，独特是因为它影响了自己的喜好与判断。

在跟泰国协作者交流时，他们提出如果想社区共同形塑愿景和寻找出路，个人改变的动力和热情必不可少，而这就建立在了解自己的根（潜力）和分析自己观念是如何受社会影响（社会化过程）之上。

在文化反思培训中，我们曾经尝试以强化内心和自我觉察的活动，帮助参加者探索内心。如：

---

### 活动例子三

#### 建立安全的分享环境

安全和信任的氛围有助参加者自我探索和分享感受。培训中我们会把参加者分为小组，以团队建设活动建立小组的信任。我们也会邀请参加者在组内做不同的分享，可能先从较表面的话题开始（如名字的由来），再到较为个人的内容（如下面提到的“生命之河活动”）。我们尝试让参加者写上对自己感到满意或自豪的地方，在组内分享。我们会提醒大家不需比较或评价对错。这个小活动也能带出“自豪感可以来自自身、家庭和社区”的感受。

.....

### 活动例子四

#### 生命之河

给参加者充分的个人时间，静思在自己人生中，影响最大的三件事情 / 人物 / 时刻，正面或负面影响皆可，并在小组内分享。从参加者的经验中能看到社区和个人相互影响的关系。

---

自我觉察也有另外一面——觉察自己的文化刻板印象。无论协作者来自社区内部还是外部，大家都可能对村寨文化有一些不真实的假设。在一次培训中，黔东南州苗学会专家石声德提到，即使同一个民族有一些一样的做法，但地方习俗会因着地理位置、历史、组织结构而有差异，故“每个村寨都有自己的特色”。贵州师范大学但文红也提醒人们容易对文化有种“原生态”执着。但当传统生产方式消失，与之相关的生活方式也必然会改变。

---

## 活动例子五

### 事实、意见、刻板印象

我们曾准备一些句子，让参加者分辨它们是事实、意见，还是刻板印象。

**事实：**一句永远都真实的话，这句话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得到验证。那是客观的，无论谁讲这句话或者是对此的感受都是一样的。例如，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意见：**基于一个人对任何话题的感受或者是视角，可以是天气、政治、人物或者食物等。意见是主观的，取决于一个人的感受或经验。意见很难分对错，例如，我真的很喜欢北京，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新奇事物的城市。

**刻板印象：**其中一种意见是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是对于人们广泛相信的事情的一种概括性表述。刻板印象是对一个人群的一种判断方法，而没有考虑个别的情况及处境。那是基于种族、国籍、年龄、性别等而对一个人下判断，而没有理会这个人的独特性。例如，美国人很富有，彼得是一个美国人，所以他很富有。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因为对彼得的判断是基于他所属的族群（美国人），而没有真正认识彼得本人。

### 示例：

真正的侗族人都会唱歌（刻板印象）  
村里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都不感兴趣（刻板印象）  
所有水渠都应该用水泥硬化（刻板印象）  
杨老伯是苗族人，他天天都醉酒（刻板印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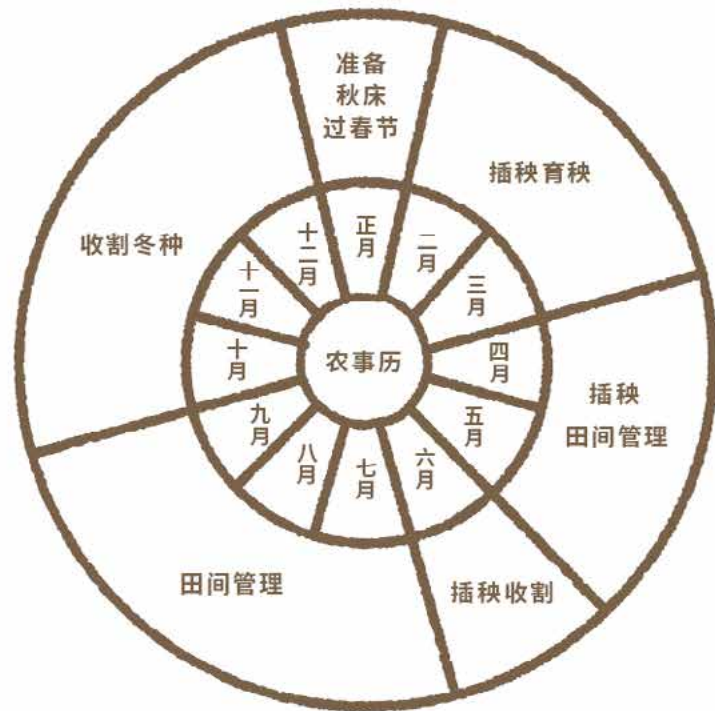
## 活用社区调查工具

社区协作者的培训经常会提到社区调查工具（PRA 工具、参与式农村评估工具），如能人图、社区资源图、农事历、大事记等。工具提供了线索，让社区协作者了解复杂的社区。从过去经验看，若社区协作者过于执着在工具上，很容易会本末倒置，为了绘图而绘图，忘了进入社区的目的。而一个成熟的社区协作者，则可以完全不用任何社区调查工具，也能平等地和社区互动并达到其目标。

在这个部分，我们不会细谈各个工具如何操作，而是以一些工具为例，介绍其功能（提供了哪些了解社区的线索），分享一些以文化视角看社区的分析框架。

不同社区调查工具，代表着认识社区的不同角度或线索。下表列出一些常用工具及可能的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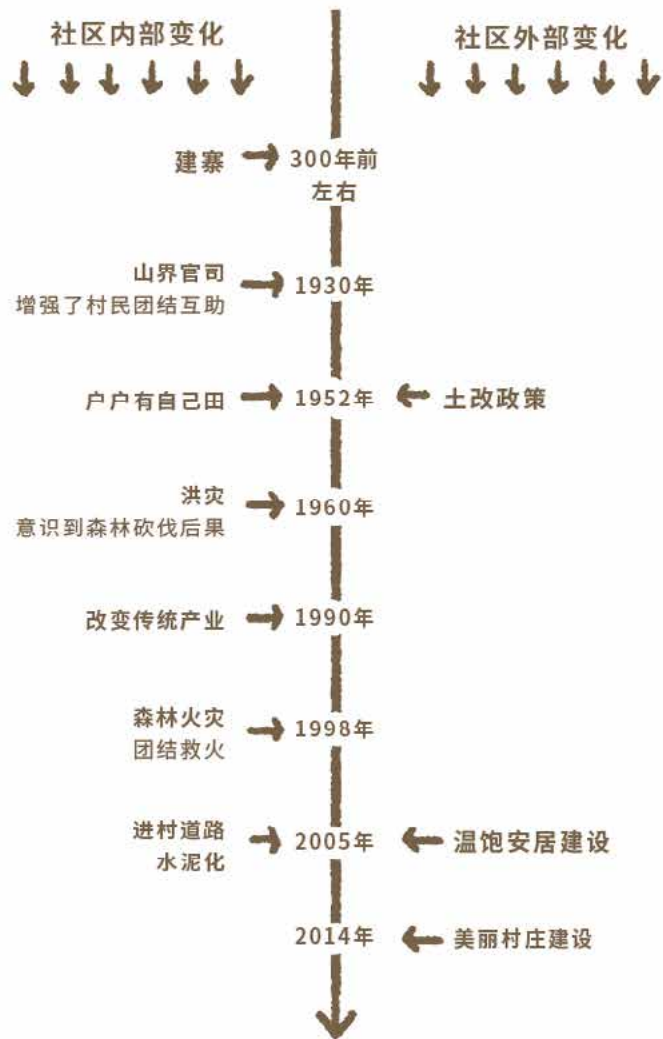
常用工具	可能的用途
农事历	呈现农业生产周期，有助分析变化和对生活的影响
节庆图	了解节庆以及背景来历，有何作用，谁来组织，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何应对变化
大事记	从村寨过去应对危机、共同解决社区问题的经验，找出村寨韧性的因素
社区资源图	了解社区空间布局
能人图	了解社区人力资源，需要时可向能人请教学习
组织图	了解社区组织资源，需要时可借助社区组织的力量



## 节庆图

月份	节庆	目的	来历／作用	组织者	有何变化	／解决方法 如何应对变化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 ××村历史大事记





## 社区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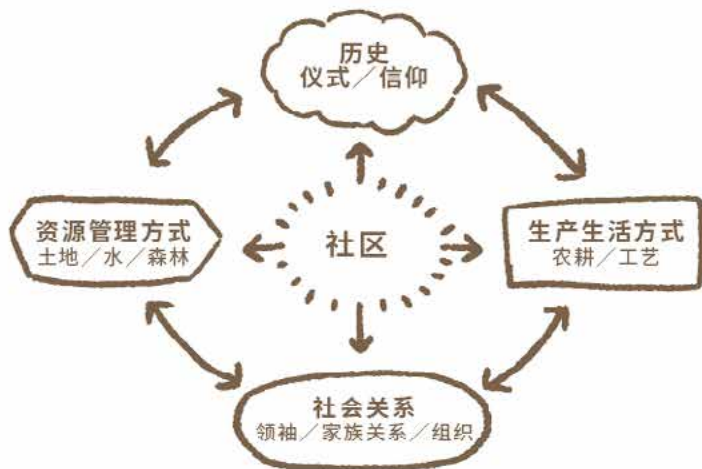
形式： (正式/非正式)	社区组织1	社区组织2
成员数量		
领导		
做甚么		
目的		
影响		
问题		
解决方法		

实际运用社区工具时，社区协作者应同时使用多个工具，最终要把各个线索合起来一起比对，才能有一个整体村寨生活图像。另外，社区协作者也可灵活地使用工具，按情况把工具活用创新，更能反映社区真实情况，如在一次工作坊中，有参加者提到把节气加到农事历中。

### 文化反思分析框架

在资料搜集阶段社区协作者可使用社区调查工具。而在搜集资料前，社区协作者须先思考将如何分析这些资料。下面的分析框架是按泰国协作者 Chatchawan Thongdeelert 在一次培训中的分享整理而成，在使用时可视乎实际情况调整和创新。

下图整全地显示了社区文化的不同面向，当中包含了有形和无形部分：



搜集回来的资料可以参考这个框架整理为社区文化的四个面向。为显示变化，可用两个图分别展示“过去”和“现在”的情况。从中协作者可分析：

- 社区变化，如社区各方面的社区需要发生了什么变化？满足需要的方法有何变化？最重大的改变在哪里？什么是很快会从村里消失的？有没有一些价值观、习俗是一直保存到现在的？

- 社区居民对变化的感受
- 改变的原因。原因分为社区内部和外部的。正面原因代表社区潜力 / 积极因素，负面原因代表局限 / 现有问题
- 长时间影响村寨的问题有哪些，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 关键人士，如谁要对问题负责？谁有能力让村寨变得更好？

“过去”和“现在”两图，可以是和社区居民讨论社区愿景的基础。讨论的结果可以用同样框架整理与展示，形成“未来”社区文化图。



---

## 案例一

### Chatchawan Thongdeelert 协作村民分析 H 村的变化

在 H 村的培训中，参加者搜集了该村信息，并以历史信仰、生产生活、社会关系、资源管理四个维度呈现出过去与现在的情况。Chatchawan 用这些信息与村民对话：

老师：在“历史信仰”部分，村寨以前是拜猎神、山神和祖先，现在变成拜在山神和祖先之上还有财神。这是有什么外部和内部原因？

村民：内部原因有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前靠山吃山，现在依赖外部。也因为钱多了，不需要打猎。外部原因有禁猎。

老师：未来大家希望在信仰历史方面是怎样的？

村民：希望尊重历史与传统。

老师：在“资源管理”方面，以前村寨有足够的水，现在水资源少了，是因为什么内在和外在原因？当中我们看到村寨有哪些问题和潜力？这些让我们如何想象在水资源方面的未来？

同理，在“生产生活（生计）”维度，以前年轻人都在村寨工作，现在年轻人进城打工，这是因为什么原因？未来我们希望是怎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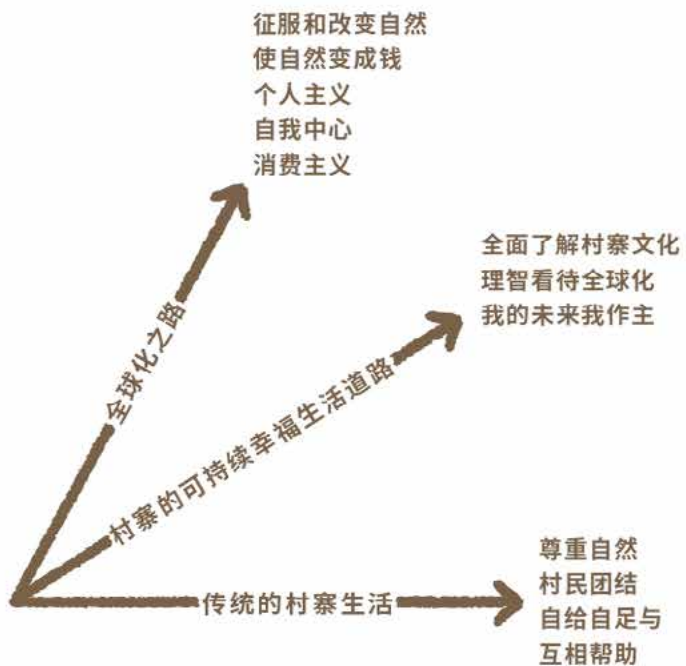
在“人际关系”方面，以前社区关系比较和谐，现在开始有冲突，这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希望未来怎样？

从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讨论，我们看到，传统的村寨生活往往有很多智慧。如：对自然的尊重、团结的人际关系、生计上能自给自足，且有互相帮助。现代生活把村寨推向全球化之路，这条道路有这些特征：强调征服和改变自然、把自然变成以钱衡量、推崇个人主义、自我中心、消费主义。

在思考出路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全面了解我们的“根”，就是自己村寨本来有哪些宝贝、哪些潜力。同时，我们也要对现在情况进行分析，理智地看待全球化的现象。这样，我们才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走出一条中间的可持续幸福生活道路。这条道路既不是一成不变的老路，也不是盲目追求现代化的路，而是经过村民自己思考后，平衡现代和传统的第三条道路。

---

## Chatchawan介绍的 “第三条道路”



## 案例二

### 与社区青年介绍文化反思

我们曾在贵州针对社区青年组织文化反思工作坊。考虑到当地社区的生活不可避免受到旅游影响，工作坊主题定为“深度文化体验游”。深度文化体验游跟传统旅游的差别在于，它不是一面倒为了满足游客及外界对某民族的“原生态”想象，而是从村寨真实生活中呈现文化内涵。村寨与游客的关系是平等的。最终希望通过体验游能达到一种文化对话，让访客开始思考可持续生活。

在工作坊中，我们先通过一些小活动鼓励社区青年用不同感官（视觉、触觉、听觉、味觉、嗅觉等）看村寨。然后我们介绍社区调查工具，并强调工具都是帮助我们广度（多角度）和深度（无形价值观层面）去全面了解村寨。之后，参加者使用工具进行社区调查。调查后我们邀请参加者分组设计一个“某村深度文化体验游路线”。参加者会选择一议题，设计时要兼顾趣味、深度、体验3个元素。为了让过程更有趣，我们请大家画海报、构思宣传口号、分享设计思路，最后以各组轮流带“社区导赏团”结束。

最后一提，文化反思的能力建设并不拘泥于传统的工具，更重视过程的创新性，参加者能参与甚至主导，亦能触摸到参加者内在感受，启发自我寻根旅程，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的发展。



黄寅 邓巽婷 韦罗东

“

我们常说主流文化对传统社区的冲击就像温水煮青蛙，这种形式比社区突然受到一个大的外界冲击影响更大。体验式的社区调查给村民一个深度挖掘和系统思考的机会，提高村民带着对外界影响的敏感性，产生紧张感和危机感的同时也感觉社区还有潜力和机会去回应这些问题和挑战。

”

“社区为本参与式调查”（简称社区调查）是常见的社区工作手法之一，传统资料搜集为目的的社区调查只是在社区背景及生计层面分析资料，可是当中缺乏文化视角，而只以外部专家为主的社区调查更未能突出社区为主体，社区对于调查的产出亦难以有归属感和拥有感。

过去十年我们从“传统知识和农业”开始，由“文化传承”摸索到“文化反思”，尝试通过具文化反思视角的社区调查，让社区引领着我们在混沌中开始看清前面的路径。

### 文化的视角

每个社区文化都有“看得到”和“看不到”的层面。“看得到”的包括文化的表现，如歌舞、服饰、仪式、建筑等。我们常强调社区伙伴不是做文化传承，我们是推动文化反思，我们相信文化的发展是不断流动的过程，这些承载着文化价值的载体需要保护但可以创造表现新的形式。“看不到”的部分就是这些载体背后的道理和核

心价值，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有什么分别，就是文化反思的一个立足点，而在现代文化背景下，这些传统核心价值就需要由社区重新诠释及配合时代需要而继续留存，作为社区发展方向的根基。

### 社区调查的特色

我们相信社区调查应以培养内心的力量为方向，培养村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从而产生坚定的力量和自信，因此我们强调的社区调查，是希望社区在利用文化反思分析框架去搜集资料及分析的过程中，通过认识调查的议题从而逐步认识自己“看得见”的部分，更重要是认识自己文化中“看不见”的核心价值、变化，从而产生集体行动。因此，具文化反思的社区调查是基于对社区的情感出发的，以社区为主导，不以调查产出为目的，而是以反思的过程及当中燃起对社区的情感及集体行动为目的。

### 社区调查对培养内心力量的作用

我们相信，社区内在力量的坚韧，可以让社区在面对主流发展时更容易找到自己想要发展的可持续方向。一般来说，传统社区是有平台帮助村民培养内在力量，例如举办集体的祭祀活动、参与传统艺术活动、社区老人或精神领袖对社区的关爱等，但是这些平台现今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

以歌舞为例，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歌”，如苗歌、侗歌等。“歌”有不同的功能，例如娱乐村民的“敬酒歌”、“拦路歌”，大家一唱就很高兴，但是这些歌的娱乐性现代歌舞也可以解决，同时这些歌也很容易被模仿和传唱；第二类是与生产生活相关的歌，例如染布时候唱的歌，这类歌不容易传下来，因为传统生活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失去了唱这些歌的条件和平台，所以这些歌会慢慢失传；第三类是讲社区精神信仰的歌，例如古歌、指路歌等，这些歌通常很慢，甚至有很多念诵的部分，正是这种慢的、平静的歌是能培养内心力

量的。但是这些歌平常没有什么机会被唱起，或是被外来的专家学者以抢救或保护的形式保存起来，变成一种“死的文化”。

我们相信，社区需要找到适合当下的形式和平台，而社区调查可能是其中一种方法。以古歌为例，通过社区调查，社区或会重新重视这种传递精神内涵的载体的重要性，同时还可以系统地看到古歌与社区布局等传统生活的关联性。

我们也发现，在文化底蕴浓厚或有宗教信仰的社区，通过社区调查让村民与文化连接，让社区重新唤起对文化的集体记忆，比较容易培养内心的力量。这个思路被运用于西双版纳的项目中：

- 哈尼族社区的调查着重于重新认识哈尼族文化，重拾对文化的自信，从而对自我身份的认可。
- 布朗族侧重于对社区精神和内在价值的寻找，并通过调查形成社区的讨论和共识。

这种从自己文化和历史中获得的自信与身份认可，可能是因为“地方”与“景观”的分别。同一个场景，因对当地人来说有着他们的经验、情感、记忆和意义符号，他们更容易产生联系和情感，萌发归属感和责任感，对视之为“景观”的外人则不然。这也说明为什么文化和历史可以是内心力量源泉之一。

### 社区调查的方法如何帮助社区带来持续的改变



## 第一步：是谁的调查？找到社区共同关注的议题

开始第一步尤其重要，社区需要认同调查的议题，并认同这是社区面对的问题，才会有推动改变的愿望。因此我们开始第一步之前需要谨记三个事情。

第一，协作者需先自我检视推动社区调查的背后原则。我们认为，社区调查的原则之一是通过社区调查激发社区的主体感，同时这也是培养文化自信和增加社区归属感的过程。

第二，协作者需要有尊重社区意见的态度，因为即便是专家也是外来者，而外人很难理解某事务对社区的重要性。因此从拟定社区调查的议题开始，就需强调是以“社区共同关注的议题”出发，而不是以外来者或个别村民关心的议题开始，这让村民觉得社区调查是自己和社区共同的事和责任。社区认为重要并且通过调查能说得清为什么重要，社区内部也有这样的共识，那就会成为社区重要的潜力。

第三，调查的目的也不是要形成一个对外宣传的出版

物或是向外证明一个什么事情，更多是通过调查自我发现和思考，向内求解。

---

### 例子 1

#### 云南德钦的“互助精神和社区经济社区调查”项目

项目组发现：

- ① 社区文化传承观念重，但文化反思观念较弱；
  - ② 部分自然村刚开始通公路，对外来冲击的危机意识不强。但是项目组并没有直接与村民谈这些危机和挑战，而是和村民聊社区及周边社区在非现金交换模式例如换工、互助、互赠的过去和变化，由此村民也产生好奇，纷纷表达自己曾经接受过什么人什么样的帮助，然后也很想知道其他村民是不是有类似经验，于是开始了关于互助精神的调查。
-

.....

## 例子 2

### 贵州雷山苗族的青年人

一开始这些青年人想要调查社区的迁徙史，其中一位苗族青年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回家学苗歌。他觉得学习苗歌更有助于把苗族的文化推向外界，发扬光大。他认为社区调查迁徙史的活动意义就在于让更多外界人知道苗族。

---

## 第二步：动手做社区调查——体验

在云南和贵州的经验中看到，调查过程中有很多有创新性的方法，例如漫步、拍摄、社区小报、观察、访谈、向老人学习等，这些方法很多是村民想出来的，于是村民有更大的积极性参与其中，每一步都亲身经历亲自参与，带来属于个人或是某一群体的不同感受和共同记忆。体验具有过程性、亲历性和不可传授性，是充满个性和

创造性的过程。通过经历社区可视、可动、可感的故事和事件，从而加强对某一理念的认识和理解。在社区调查的步骤图中，参与调查体验整个过程，然后坐下来分析和思考，再与社区分享，形成社区层面的思考和共识是体验式方法非常重要的过程，通过反思体验和体验内化形成个人的意识和想法，从而带来改变的动力。

---

## 例子

### 云南德钦的“互助精神和社区经济社区调查”项目

社区调查过程中，村民邀请年老、劳动力较弱的参加换工，认为这种不等价的互助、“不计较”的物质、劳动力及非物质的交换是藏区很重要的互助精神的特点。

---

### 第三步：整理和思考（社区调查组）

如在云南德钦的“互助精神和社区经济社会调查”项目案例中我们看到，村民通过直接体验和感受，从内心层面对平常熟视无睹的事情产生了危机感，产生了要保护要改变的想法，同时村民还通过一个互助的问题拓展到对人与生态关系、对外来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视角更丰富和系统。

### 第四步：稳定的平台进行社区分享

社区调查组整理发现后，会进行社区分享。这一步与最后一步是连结的。我们强调以文化反思分析框架的目的，是推动更多集体思考和行动，思考愈多，行动愈多，社区情感也就容易壮大。在推动思考调查发现时，我们强调文化4个面向的背后价值，使社区习惯用这框架去讨论和发现自己，经整理后化为社区集体的行动。

### 第五步：整理和思考（社区层面）

在社区分享的平台，村民得以整理调查结果及思考当中发现的问题。如在云南德钦的“互助精神和社区经济社会调查”项目，村民最后非常自豪地看到原来社区有很多互助的故事和道理，但是人对神山的敬畏已经越来越弱了，采虫草的问题和垃圾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外来的东西对社区开始产生影响。

### 第六步、第七步：行动及社区反思

在社区发现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开始进入讨论解决问题的行动上，这些行动可以很有创造力而且是由社区主导的。例如，贵州雷山苗族青年在拜访村寨的老人和鬼师之后，他知道了自己家族的历史迁徙故事、知道了整个苗族迁徙历史，在做总结的时候说：“我之前一直认为这个活动是让外界人了解苗族的文化历史，现在才明白其实我们才是学习的主体；苗族文化不需要什么推广，



需要的是我们青年人回家传承这些历史文化。”<sup>1</sup>

最后要强调，社区调查不一定要循着以上的路径，很多时候社区行动和社区调查都是同步进行的，让社区在行动和调查中熟悉以文化反思分析的视角来思考社区的发展。

## 社区调查的局限和挑战

**对协作者的挑战：**正因为社区调查给社区很大的空间和灵活性，对协作者才有更多要求，协作者要能理解社区调查的意义和价值，这本身已经很不容易。云南德钦“社区互助精神”和“社区经济调查”项目的评估报告中写到“本地协作者”十分重要，他能理解社区的需求，发现社区问题，能发现社区传统的交流或是分享平台，能根据社区关心的议题拓展社区视野，同时还具有对现

代化的主流发展模式的批评态度。否则在社区还没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社区调查的方法和意义时，调查很容易陷入对文化的解释、民俗的记录而失去培养社区内心的力量以及反思和分享的环节。

**反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通过社区调查协助村民与文化的连接，获得内心的力量从而带来改变的愿望，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村民可能会对在调查讨论及反思阶段过长时间而感到疲惫，协作者可能也会疲惫，用什么样的方法和心态正面看到这些疲惫，也需要考虑。

**可持续性：**村民通过调查活动获得一些短暂的感动、触动而后转化成行动的冲动是经常发生的，但是这些“感动”还未积累成足够的内心力量去支持一些可能有持续性的行动，所以怎样持续地推动、持续地施加影响需要更多的考虑。同时选择参与社区调查的对象也很重要，如果调查中没有一两个核心的坚定者可能很容易虎头蛇尾，这也与我们平常培养社区协作者的概念是一样的。

1 社区伙伴. 书写社区 [C]. 香港: 社区伙伴, 2013: 199-214.

## 跨社区交流与 社区组织的互相砥砺

邓贵婵 申顶芳

“

没有社区文化的连结，农村在这网络下只是一个孤岛，势孤力弱地存在而已。因此区域布局是尝试通过文化圈的扩大，把各社区重新连结在一起，相互合作支持。

”

### 让社区不成为孤岛

过去的很多项目立足于本社区，可是村民的生活是走村穿寨，他们不会因行政村的划分而割断了文化或血缘上的连结，如在惯常农耕洗礼下，贵州少数民族社区农民也在私下跨区交换和保育着传统老品种。可是在行政村划分以及传统社区组织功能日益被忽略的情况下，很多社区之间联系开始减弱，在面对现代化冲击时亦未能起到协商及互助的作用。

区域布局并不等同项目扩展。区域布局的考虑，前提是社区不是以孤岛而存在的，从过去、现在到将来，社区都是以开放的形态和外界互动，随着交通和科技的发展、经济结构的改变，开放性就越大。所以就要考虑区域布局，使社区可以在可持续生活的道路上顺利前进。

有感于国内的城乡差异，不论多少个农村社区依附在一起，在资源、知识、技能、人脉等各方面，都是有所欠缺的，故区域布局需要考虑城乡之间的互补。但是区域布局的条件是需要打通基于社区文化基础下的连结，

而不是长距离的城乡互动。因为长距离也代表城乡彼此的差异较大，不利于农村发挥其主体性。因此我们着重县内的城乡互动，如农村社区和周边的城镇，由于在一个县域范围内无论城乡，都有一定的文化共性，较易平等对待。

### 区域布局中社区组织的理解（项目社区和周边社区）

- ① **以行政结构来理解：**如自然村扩展至行政村乃至整个乡镇，这个过程是从自然村到整个行政村，然后到整个乡镇，是逐步扩展的，而不是反过来的。若以此脉络，则村小组干部、村委会干部、乡镇部门是合作过程中的社区组织。
- ② **以生态环境来理解：**如众多村寨一个山林、共享一个水源、一条河流，过去有不少的纷争，他们如何解决？依赖什么跨村的组织或机制？我们就

沿用这个跨社区的组织来推动，如藏区的牧民，他们一年有数个月在山上放牧，对草场使用和维护有一定的认识，就可以推动牧民在原来的放牧路线上，制定跨村牧民共同讨论、共同合作的平台。

- ③ **以文化圈来理解：**如传统有迁徙习惯的山区民族，他们的村寨有母村、老寨、新寨的说法，侗族通过“款”或“洞”来连结不同村寨，黔东南苗族通过“埋岩”来连结周边社区，版纳的布朗族有“七寺八庙”的制度，社区村寨间有联系的方法、平台和相关组织，他们相互有情感联系，对对方社区的福祉既关心也有责任。

## 社区组织的概念和恢复

区域布局中，社区组织是至关重要的。社区组织不管是传统的、正规的、行政的、社区内部的或跨社区的，他们都是先于项目而存在，有他们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社区对他们有期待也有认同，他们就是社区的一部分，是社区网络既有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和社区组织探讨合作，支持开展社区行动，不只是更有可行性，更重要是社区组织就是社区精神的呈现、社区文化的载体、社区集体活动的主体。对由移民组成的城市而言，社区是陌生人组成的，社区主体是个人；但对农村而言，他是同期移民共同组成的群体，是熟人社区，社区主体就是原生的或内生的社区组织。

农村社区组织没落，也代表了社区精神的没落。很多农村社区的传统组织开始被忽略，以致很多潜藏在社区传统文化和仪式背后的核心意义被隐没，传统社区组织也就失去社区教育的作用。社区的根基不稳，就等同我们作为人而没有了自我价值一样，在主流发展下会容易

迷失方向。因此，我们鼓励项目人员和村民认识原有的社区组织，过去如何创建？当日如何没落？曾否恢复？如何恢复？这也是侧面帮助村民加深对社区精神的源起、发展、衰落、复兴的了解。

当然，项目可以在周期内新建社区组织，但项目周期毕竟比社区周期短很多，项目如何保证自己创建的社区组织落地生根？与其创建一个新的组织，还不如在原有基础上恢复、丰富、加强组织建设。

过去我们也有不少项目有新建社区组织的经验，如黎平流芳的有机农业协会，可是这些社区组织仍是为社区整全生活而服务，而不是为了项目而服务，换言之社区组织不应是项目的功能组织。同时，新建社区组织与传统组织之间应有很好的分工和合作。流芳的有机农业协会在农耕文化的恢复中，寨老就发挥了顾问的作用。

## 建立互助文化圈的跨社区交流

跨社区交流的考虑，并不是单次性的社区向外学习活动，而是社区组织以及协作者在推动区域之间建立互助文化圈的重要活动方式，当中社区组织发挥强大的促进作用，南丹项目和版纳项目都描述了社区组织对社区改变，以及项目促进的重要性，而黎平项目也谈及传统社区组织寨老在推动侗族“文化圈”建立所发挥的作用，以下以云南布朗族传统文化交流会作详细例子，解释社区组织与跨社区交流的重要性。

## 云南布朗族传统文化交流会的故事

### 起源：项目协作调动社区内在力量

起初社区对项目的反应不太积极。当时，章朗村存在一些现象引起了村民的重视：节日村民穿傣族服装、组

织娱乐不会唱布朗歌却唱汉语流行歌、青年人不懂布朗礼节等。项目组见到契机选择调整项目切入点，由原来的“生态农业”改为“围绕青年为社区做公益事业的需要和学习布朗族歌舞的兴趣”。<sup>1</sup>

于是，项目成功与章朗青年组对接上，青年组按照布朗族的“礼”，要组织娱乐、维护村寨治安、服务老人、组织公益活动等。当时的青年组的领队“伙子头”岩坎三组织青年人，以布朗“礼”要求进行“拜师学艺”，要求青年组成员每人学一首布朗歌。有些青年人迫于家庭的压力退了出去，最后有20人坚持下来。青年组组织了晚会，坚持下来的20人去唱自己学到的歌时，引

---

1 在云南的项目一直是在文化基础上加入农业元素，而不是农业上加入文化。当时，项目主题是基于传统文化来探索可持续生计，通过小资金项目形式，让村民提出调研主题和方案及相关的社区行动。村民调研和讨论社区文化时，没提出农耕相关议题，由于青年人对传统文化缺乏认识和认同，项目团队只能以小资金形式来支持相关活动，故没有涉及生态农业方面的行动或调研。在另外一个跨项目合作的生态农业能力建设项目上，我们把布朗社区和藏族社区的核心村民连在一起，探讨传统文化里生态农耕的位置和重要性，藏族社区谈“共业”（宗教用语，共同的业力），故不希望生态环境里投入有害的物质，造成不好的“共业”；布朗朋友则谈及他们的“赅”文化和生态保护的关系，他们开始认真对待生态茶的种植和原始山林的保护。

起了全村的“轰动”，大家发现会唱布朗歌很了不起！接着又组织了铺路修桥、到佛寺服务老人、帮助村民、修建“沙拉房”（供路人休息的凉亭）等活动，利用两年的时间，让社区文化重新焕发活力，村里的其他组织很受鼓舞。能够代表村子的阿章、召曼和老人组织也开始表示与项目合作的愿望，社区内在力量开始被调动起来。

### 继而：重现传统社区组织社区责任感

协作者了解到，社区有两个文化核心：“𪗇”和“松麻”。这两套信仰系统都有对应的组织：“𪗇”源自南传佛教，指被尊重的各种众生的内在力量，也包括奉献精神；“松麻”源自万物有灵信仰，指向神灵们的忏悔和道歉。

于是，项目通过社区调查以及文化核心价值的反思来实现不同社区组织对自己的职责的了解，通过协作社区仪式和跨社区交流让社区组织重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感。如有一年，村中的阿章、老人、村干部和青年组合力把村民在“竜林”（坟山，水源林，防护林和神树林的统称）里种的茶树清除，因为大家觉得森林不能毁在经济发展的路上。

### 从社区自我认识，到区域文化圈的建立

章朗骨干们把近几年自己和周围布朗族村寨的变化都看在眼里，他们希望能在“界瓦别罢”系统里有所作为。所谓“界瓦别罢”是特指巴达、西定片区的布朗族内部的分类系统。章朗所在的系统有8个布朗族村寨，除章朗以外7个村，但凡集体性的祭祀仪式，必须先到章朗完成相关的“礼数”，方可在自己的村寨进行。一开始社区组织了4次交流互访，其中两次在章朗，两次在外村，不过效果甚微。2013年，以“阿章交流会”的名义邀请5个村寨到章朗交流，才形成了后来的交流会。

“布朗族传统文化交流会”是以社区自愿报名申请主

办权为运作方法，社区自行投票及决定交流主题，以及制定交流的制度。交流会涉及很多共同关心的议题及村寨议决。经过6届交流会，对推动社区参与对布朗文化的理解和传承、生态保护和生态发展、改善社区环境卫生、社区治理、社区内部和跨社区之间的互助等产生了重要作用，比如基于布朗族的“竜山”新划定的保护小区不少于10座，总面积超过2万亩；推广生态茶叶种植面积5000亩以上，每年增加农户的收入超过1000万元；倡导节俭“赙佛”，曼永村每年节约20多万元，所有参与交流的村子累计节约不少于1000万元；近5年，章朗村向外村捐赠超过10万元，其他的村子也有捐赠，互帮互助的氛围极好。

从以上例子我们看到，促成跨社区交流，有几个前提我们需要留意：

第一，社区的传统文化，项目团队认为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智慧是实现社区可持续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提升项目团队对社区文化的理解，才能够基于社区文化核心构建的价值来设计和开始活动。做社区工作，不

要困于一个社区，注意社区和周边社区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因为社区不管多偏远，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孤岛。举个例子说，过去因河流保护，我们一直想推动上、下游之间的交流平台，这是一些国际机构项目管理教科书上提及的，但一直做不起来，但传统文化里若发掘了河流或生态保护的重要精神，上游社区就自然意识到不能对下游社区有坏影响，当上游社区先为下游社区保护河流，上下游之间的交流互助就容易做到。

第二，各社区对跨社区合作平台的愿望。跨村合作平台不是外部人想有，也不是单一社区想有，而是众社区都希望有的。举个例子，在跨村文化圈内，提出大家都关心的生态保护议题和行动。不管是因为文化看重生态保护，所以有跨村的合作平台，或先有跨村的文化交往平台，再引入对大家都有影响的生态保护议题，重点是各村要有建立合作平台的动力，也有一些例子是社区基于各村历史纠纷而希望能有合作平台推动互助精神。2008年，社区伙伴在云南等目一次社区互助精神社区调查交流会上，有村民主动提出，当年历史上山林资源

争夺，一个村很团结去打另一个村时，伤害性挺大的。因此村民认为跨社区互助精神也很重要，希望项目团队能到邻村做项目，以表示伸出友谊之手，甚至愿意减少在自己社区的投入，以加入邻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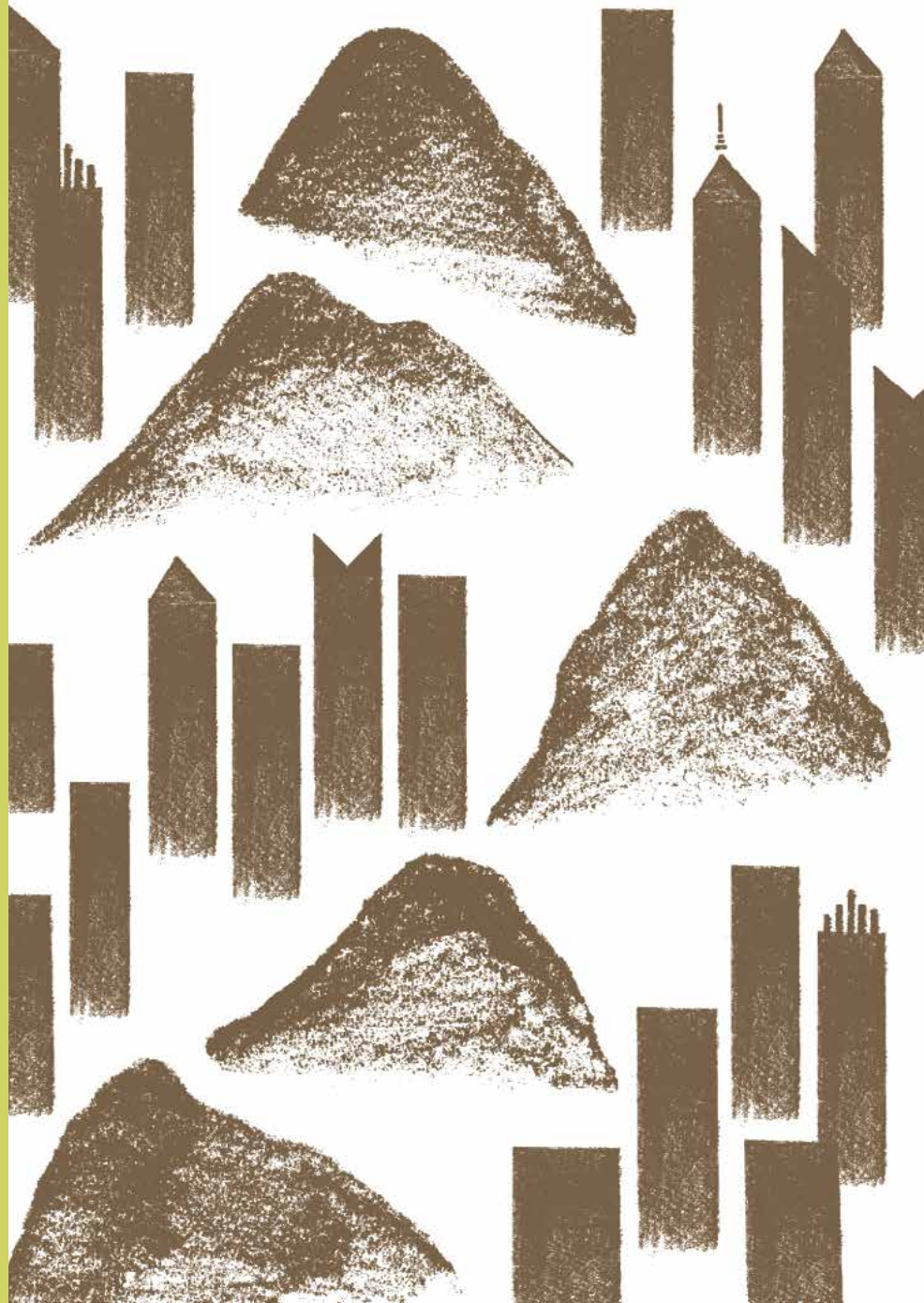
第三，上面提到各社区对推动跨社区合作平台的动力。这里我们分享社区调查作为推动该动力的重要性。项目团队与社区探讨他们对“可持续生活”的理解时，是从社区文化中理解村民对可持续生活的看法，而非从外界引入，为此团队提出“项目团队向社区学习，社区向祖先学习”的工作思路，结合跨社区“社区调查”的工作方法进行。这可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村民进行社区调查时，一般是以走村访寨形式进行，如本村的传统文化保护不顺利，为何邻村的文化保护得这么好，去了解，两村村民交流下，或会想到原来就有两村合作的历史；二是在既有的跨村交流平台内，加入社区调查的活动，让调查可以更全面；三是在既有的跨村交流平台内，分享社区调查的结果，促进讨论，大家在讨论和思考中增强感情。这一过程也让社区传统组织的责任感得

到进一步激发，他们迫切希望把自己认同的理念向同文化圈分享，相互促进。



备忘篇

## 给社区作者的提示



“

协作者除了陪伴社区，也在陪伴项目的成长。协作者关注的议题随着社区的发展在变化，但是一些价值观，一些核心的思考要点，无论社区和项目如何变化，都引领着我们思考的方向。以下承载了我们同事多年沉淀下来的经验和对农村工作的情感提炼的关键点，作为社区协作者推动项目时的参考，他们具共同性和跨越性，而不是针对某一项目的应用。

”



---

## 协作者怎样考虑农耕和文化的关联与项目整全性？

---

过去的经验让社区伙伴团队发现，**协作者具备文化敏感度，看文化有整全性，项目内容就更容易和农民生活贴近。**以农耕为例，农耕是具备多功能的，在探讨农耕与文化结合时，要有敏感度把农耕的多功能呈现出来，包括生产、生态、生活的功能。农耕有多元面向与文化对接，而不是作为经济生产活动那么单一狭窄的。从技术层面来看，农业技术也是多面向的。协作者也可以尝试以文化反思分析框架来与村民进行讨论，让农耕的多元价值和面向呈现得更具体。

---

---

社区在现代化冲击下出现很大的变化，  
作为协作者我们应持什么立场？

过去，我们也经历了不少现代化冲击带来的矛盾和困惑，总结出几个关键点作为参考

- **文化是流动的：**社区文化是动态的，社区无时无刻都会受到外界冲击或因自身变化而改变，不过文化的核心价值底蕴是不会随着时间轻易改变，因为它是社区共同身份的根基，引导着社区的发展方向。
- **警惕我们作为外来者的身份：**社区才是主体，变与不变不是我们可以决定。
- **寻找核心价值。**文化反思视角指引着协作者的方向和立场，就是与社区共同寻找和理解他们文化的核心价值，以此为基础，让社区去决定如何与现代对话，决定未来的选择。以核心价值为支撑，再去思考变与不变。

- **文化对话：**核心价值是相对“虚”的概念，如社区的团结感、对自然的态度等，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寻找，要把探讨出来的“虚”的核心价值呈现在“实”的农耕方式和整个农业生态系统的景观布局中<sup>1</sup>

---

<sup>1</sup> 可参考版纳、德钦案例。

---

## 协作者如何把社区的主体呈现出来？

---

社区构成复杂，是由多元人群而不是单一人群组成的。我们日常沟通接触最多是村委及项目受益人群，因为这样容易协助项目活动推展，却因此容易忽略社区其他人群的参与和需要，也容易形成社区群体的分裂。社区主体是属于跨群体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意识到不同群体的存在，以及他/她们的生活经验和想法，思考如何带动跨群体之间交流，协助他们看到相互的关系，把社区的主体性整体呈现出来。

同时，通过开放性的提问和讨论，激发“社区主体性”，体现在不同人群的参与上。协作者可尝试抓住社区人群觉得有紧迫性和危机感的议题做一些探讨，以开放的态度与社区不同人群通过不断的提问和讨论（很多讨论是以“聊天”进行的，而不是正式开会），不同人群的看法也就会表达出来，这样协作者的目标和社区的目标也会慢慢拉近。

---

---

谈到农业，社区往往会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改善生计，可是我们好像也没有十足把握去协助，究竟如何理解和处理这一矛盾？

---

- 现代农业追求的是大规模和单一种植，农产品价格又受到大市场影响，一般农民很难保证每年收入，现代农民对市场的依赖，和传统社区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的农民有很大不同。从改善生计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减少社区对外部的依赖才能长远保障社区生活不因为市场浮动等外部原因而遭受大的冲击。同时，我们发现，协助村民扩大对“生计”的理解，有助于重建社区美好生活的愿景。
- 有韧性的社区相对会具备较高的自力自足的能力，我们推动社区文化反思的视角，是希望协作者和社区在“生计”上有更广阔的理解和讨论，融入对生活的想象，并思考与生态恢复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从2010年开始，我们生态农业项目的目标从“满足粮食安全”扩展成“支持社区的自力自足”。

## ● 丰富对“生计”、“自力自足”的理解

要从文化反思里去理解自力自足，先要丰富我们对自力自足的理解，包括：

- ✓ 物质层面：物质层面如何去满足社区的方方面面。
- ✓ 非物质层面：包括娱乐、养老和生活等，社区村民的心态是否幸福。
- ✓ 从空间范围去理解自力自足。自力自足是有范围的，可以从生活圈里去理解，少数民族也会说成文化圈的概念。

## ● 鼓励社区对多元生计和自力自足的想象

在现代产业化背景下与社区共同讨论时，可以尝试协助思维改变中的社区进行对多元生计、自力自足的想象设计，尝试把项目焦点从单一元素扩展到系统设计。如思考生态农耕其实是一个整体生态设计，不但可以降低生活成本，也可以让物种恢复，

让自家种自家吃的食物更多样丰富，也不用花钱买化肥农药。这一设计就包括社区的多元布局、农作物的多样性、增加生计来源、降低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增加社区自力自足等。

---

---

协作者推动项目往往希望看到预期目标有阶段性的推进，可是又往往发现社区步伐节奏不一，究竟该如何把握项目进程？

---

● **跟着社区节奏来推进**

协作者带着项目的理念和目标，这些外来概念跟社区内部碰撞和内化需要时间磨合，因此项目进度与立项时设计的节奏有落差是可以理解的。协作者作为外来者，进入社区应首先与社区建立信任和关系，尽量去理解社区的生活节奏，不要去打乱它。

● **创造和把握让事情自然发生的条件**

包括：

- ✓ **议题。**找到村民关心的切入点。
  - ✓ **人群挖掘。**人群是否感兴趣跟我们聊这些议题。
  - ✓ **平台。**人群和议题需要平台去探讨，这些平台是否出现。
  - ✓ **危机感。**大家探讨了，是否愿意行动，要看大家认为事情有没有紧迫性和危机感。
- 

---

最后，文化反思常提及的社区韧性，是如何通过项目培养的？

---

- 协助探讨生态农业议题时，除了看当下的农耕布局，也要从历史的维度去看农业变迁，理解农业变迁背后的各种因素，包括文化、政策、生态变化的因素，协助社区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这些变化可能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历史里。社区的韧性需要在其历史中沉淀和积累，这种历史有时候跟时间不是直接的关系，即使花了时间，有时候教训也没法积累下来。我们回头看，不是为了以前和现在，而是为了未来。文化反思的背后，是希望加强社区韧性去面对现代化的未来，在各种变化中按社区历史经验，也就是社区的根，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立足点，平衡现代化和传统之后，找到社区幸福生活的第三条道路。
-

## 生态农业与文化视角 案例合作伙伴名单

贵州黎平	贵州黎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贵州大学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贵州黎平县流芳有机农业协会
贵州百宜与瓦窑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现代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云南西双版纳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 云南西双版纳布朗族发展研究会 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保护与研究中心 梦南舍可持续社区发展中心
云南德钦	云南省德钦县佛山乡江坡行政村村委会 德钦县卡瓦格博文化社 云南省香格里拉研究会 云南省民族文化艺术研究会 德钦县白马雪山社区共管协会 德钦县斯农西当老年协会 德钦县塔玖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广西南丹	广西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广西民族博物馆 南丹县里湖乡白裤瑶生态博物馆 南丹县白裤瑶民俗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

## 当文化反思遇上农业——协作者札记

---

出版者 社区伙伴  
香港九龙佐敦西贡街 20 号  
志和商业大厦 13 字楼  
电话：(852) 2458 0011  
传真：(852) 2430 7099  
电邮：info@pcd.org.hk  
www.pcd.org.hk

策 划 林志光  
编辑委员 邓文嫦 林志光 吴美玲  
邓巽婷 邓贵婵  
执行编辑 郑 英  
设 计 卢晓峰  
出版日期 2019 年 1 月初版  
国际书号 978-988-99943-6-5

版权所有 ©2019 社区伙伴

本书乃非卖品，版权为社区伙伴所有。其他机构或团体如欲转载本书内容作为教育或农村建设推广等非牟利用途，请于转载前通知，并注明出处。

---



社区伙伴  
公众号二维码



本书以 100% 再生纸印刷





当  
文化反思  
遇上  
农业

札记  
协作者





9 789889 994365